

卷一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序

宋謝臯羽晞髮集序

昔余遊豫章。遡嚴陵而上。登釣臺。徘徊不忍去。而未
知。宋謝臯羽之墓在其南也。庚申再涉桐江。擬艤舟。
挹椒漿弔之。會日暮多虎。舟不得泊。三宿至柯城。晤
稽山徐君埜公。徐君驚喜言曰。君亦知宋遺民謝先

生乎。出篋中一編，封題什襲，授余曰：「此先生遺集也。纂輯凡二十餘年矣。大約先生詩多激楚，遊歷所記孤情絕照，別有湘纍餘哀，淒然懷舊，題其集曰『晞髮』。徐君更撰年譜，冠於篇首。兩朝甲子，歲月瞭如。」余竊歎徐君尚友古人，欲傳先生耳。及覽其金華遊錄，注并先生所同遊，而旁及於緇流羽士、牧豎奚奴，以至洞天幽壑、古寺巉巖之勝，微獨前賢墨妙，寓目興懷。卽南宋諸陵翠華所過者，湮沒久矣，不憚搜羅舊聞，一一因先生而與之俱傳，日積月累，歷二十餘年以

後身乎哉！余幼時讀西臺慟哭記，嘗泫然悲之。今觀年譜所載，匪特此也。始過胥臺，則哭渡海門，循禹穴，則又哭蓋北轅之禍，至徽欽而慘極矣。江濱殘骨，箭鏃遊魂，臣構祈請，卒受燈檠朽木之給，迨至老婦孤兒，脂車北渡，先皇遺體斷首懸枝，使非先生與唐林王、鄭諸君子合謀共濟，將見楊髡白塔六天子必羣牛馬而厭勝。此先生所以慟哭而不已也。豈徒睠懷信國區區稱義士哉！先生嘗云：「今人不知余心，後人

歲寒堂存稿 卷三
必有知余心者。夫徐君可謂知先生者也。亟懸之許
劔亭前。當亦破涕爲笑矣。是爲序。

毛會侯續刻文集序

毛子會侯梓松臯集於大梁。問世已久。篋中新構坊
人復請剞劂。毛子曰。子其爲我序之。嗚呼。僕惡乎序
君文哉。少陵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以千
古事而折衷於寸心。則是文之工拙。未有不已知而
求人之知者。也。君以僕爲知文乎哉。不知文不能序
非其人。不可序。僕昔有言。眉山與臨川。後先同朝。假
令二蘓文成。未必乞言於安石。李翱。李漢。皇甫湜。昌
黎。門人也。假令韓公歿。三子之書。未必求序於韓昶。

何則。非其人。與不知文之。不得以名位親暱相汚也。且夫文之有序。亦猶贈言之意也。贈人以言。不以規。而以調。比比皆然矣。毛子成進士。已三十年。海內名公卿之知毛子者。不知凡幾。毛子謙抑善下。不以余之粗鄙。出其篋中藏。屬余品。隲譬諸櫛工。理髮農夫。芟莠務期有益。其甲者。僕未嘗獻諛。其乙者。或未必盡非。然僕之期毛子。以千古。與毛子之自命。都在形迹之外。登其最者。以公同好。君成名已久。何俟余言。猶龍氏告孔子曰。去子之驕態。與佚志。孔子曷嘗有

是。而猶龍氏言之。古人贈言。其不以諂。而以規。若此。夫文章行詣。總歸一轍。君敝屣一官。冥鴻天外。獨不。忘著述。以垂世範。俗學無止境。僕願與君交勉之。

贈沈麻菴序

世相尚以諛諛則無友故君子慎之其或友矣意趣
稍殊卽膠漆固之必不合乃有當前失之遲之又久
始敦契好者何哉林子曰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始吾與沈君同應童子不相識也又十年君以鄉貢
進士赴廷對不相識如故然耳君最久居不遠不相
識如童子時久之館君西鄰跬步遙幾相識矣又不
獲識君會主人延客客皆據席會食一客髯微虬停
杯書白板扇客退視之上有驚人句急修刺往謁而

君方修禊飲於同年生所歸而喜曰寧終不相識耶
越一日君報余主人導以入髯微虬余迎謁曰沈君
來何暮耶微君詩又將失君始吾與君同應童子而
不識君嘗過君家孝廉園識君羣從而不識君吾塾
中與君爲西鄰而又不識君君飲余主人所伏屏後
窺君而又不識君計吾與君應童子時歲在癸未歲
月荏苒少而壯壯而老君釋褐當得令君同時人積
資至兩府侍從超遷至行省牧守而歸者多矣而君
方伏處不仕嗚呼少而壯壯而老歷今三十有五年

而始識君文章有神交有道其遲速之不可強如此
而又何疑于出處哉頃吾憂勞况瘁遇良友至則大
喜奇文欣賞把杯未夕故友者儉歲之梁肉寒年之
纖纊也吾誦君之詩親君之色笑坐吾于千頃陂中
而茫無涯涘吾老矣君無以駑下而策勵之

贈顏司勳還朝序

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伏而思之士曰。友大夫則尊。曰事非諂也。爲其賢也。然則舉世布衣韋帶之士。多樂從公卿遊。其誦法孔子。歟。抑末也。顏司勳修來道益尊。學益廣。撰著日益富。賢如司勳。驅車所至。亟求友。始過余蓬戶。望其刺。亟避去。余老且悖。亂頭麤服。呼酒徒狂歌市中。性畏見公卿。非畏公卿也。言詞亢鄙。恐不盡當公卿意。及報謁。司勳倒屣出。曰。吾今日得友。林君矣。余唯唯。揖而退。司勳移邸舍。近余居。

報書曰。晨夕可過君。似欲親余。暱余者。今夫孺子之見大賓也。始而却走。繼而甕牖窺人。久而霽顏誘之。便如家人婦子。余離羣索居。忽忘爾我。放言高論。司勳謙讓。未遑寒溫而已。退而方嘆曰。吉人之詞寡。懷慙自訟。經月不敢見顏公。乃日益過余。叩戶相勞曰。君起草得無渴乎。吾爲爾取酒甚矣。司勳汪洋千頃。吾無以測其高深也。一日爲余言。吾道出錢唐。縱觀名勝。涉江未渡。居人呼曰。潮至矣。憑高東眺。海門雷霆。殷殷白光。一線俄頃。若半壁玉城。駕風車雲馭而來。後如白魚數萬頭。軒鬣彭鬣。跳躍相隨。已而若漫若滅。彷彿不可端倪。余曰。比卽司勳之賦觀濤也。近今作者。取青妃白繁蕪。軟美淺水波瀾。一望而盡。司勳原本聖賢。澤於六經。降而盲腐。及諸大家。其源深。其氣長。雖奔放如波濤。而大能容物。靜以歛動。吾當北面。司勳而敢云友乎。余愧不能從。司勳遊。司勳戀。戀余。敝帚教我。勗我。若有當于司勳者。於其行也。感緇衣之好質。言以敘之。若此。

今世說序

北郭王子著世說成而屬林子爲序或曰王子之輯是編也何居林子曰此王子之善於求友也經營歲月廣搜博採非其所見卽其所聞思其人而不見一月展卷而若或見之聞者不可得見忽焉見之相視而笑以証吾聞雖然天下賢人君子衆矣惡能盡聞之見之王子曰不然以吾友之所見得聞於吾前吾從而識之異日吾友之所聞相遇於邂逅吾又得以吾之所見証友之所聞

肆好皆吾良友林子曰異

哉。子藉良友以著書。又藉子以不朽。讀是編者。子居岑寂。便可晤對。浸假而孤篷短棹。逆旅征鞍。子以良友贈人。而人更藉子以求友。古人讀書。必有圖。故曰圖書圖者。畫也。子取良友之聲容動作。言語文章。宛如繪在紙上。讀是編者。又如觀畫。其地不同。事不同。出處不同。而時同名之曰今。蓋以別於古之作者云。

林夫人遺詩序

閩宗盟西仲先生有淑女曰懸藜杜若。與其婦蔡孺人。皆以詩文擅閨閣。西仲避難至吾鄉。羈旅愁人。亦聊托著述以永日。杜若從其舅官京師。孺人念杜若遠離。以病卒。蓋壬戌十月也。明年癸亥六月。杜若哭母死。懸藜爲西仲長女。偕壻侍父母於吳山。母歿歸閩。不三年而亦卒。嗚呼。骨肉淪亡。風飄煙散。西仲獨與幼子。沉讀書。寓舍每顧幼子。其痛懸藜也。尤甚。余讀其遺詩一編。柔情悱惻。婉約謙下。大抵思親寄遠。

感物抒懷。非徒清心玉映。風高林下也。重以哭母哭
妹之餘。悲悼亡兒。纏綿酸楚。聲有餘淚。至遇忠孝節
義。歌咏激揚。儼然字挾秋霜。頓使鬚眉增愧。嗚呼。懸
蔡豈徒以詩文見乎。方西仲之繫獄也。蔡孺人入省
寄餽。旣懸蔡年十四。身領家務。建寧去省遠。聞邏卒
至。匿幼弟於萬山中。出簪珥數千緡贖父命。不許懷
刃衛身。當爾時。婢僕倚弱女子。爲長城。卒全弟妹於
巢。傾卵覆之時。與父母重相見。西仲每念及此。淚未
嘗不涔涔下也。候官高兆傳閩烈女節婦多至百八

十人。緘書寄余。余驚嘆履變爭奇。率多玉碎孰如懸
蔡智深勇沉危而復安。爲孝女。爲賢耦。奈何與其婿
鄭鄉官五。倡隨止十年而竟爾長夜。迄今讀其落花
詩。有云。搖落有時非爲雨。榮華旣盡卽辭春。得非詩
識耶。珊珊仙骨。恐在三山遠近間。追母妹於碧落也。

柴夫人詩序

同郡沈子漢嘉哲配曰柴夫人。孝廉雲倩先生季女也。夫人年未笄，卽能辨四聲，從父學詩，夙惠稱女士。旣于歸，相夫鞠子，雖勤勞井臼，暇輒以吟咏自娛。一時閨中才子，錢馮林、顧連車、接席筆墨，唱和說者，謂自張夫人瓊如、顧夫人若璞、梁夫人孟昭而後，香奩盛事於今再見。今年春，從公子方舟泝原，得讀夫人詩作，而歎曰：女宗母師，其在茲乎！詩三百篇，冠以二南，上自宮闈，下及閨襜，聖人筆之爲經，學士大夫歌

之詠之。僕嘗俯仰興懷。古時閨人。何所師資。而匠心。若是致數千百年之爲詩者。是則是倣斯已奇矣。夫。人諸體發乎情。止乎禮。悉源本風雅。念昔先人。卽小。宛之遺也。耐墓諸什。不殊蓼莪。陟岵之作也。同心唱。隨則又雞鳴戒旦之思也。至於感時懷舊。贈答登臨。多在草蟲芣苢間。一往有深情。豈徒蜚聲彤管已哉。僕聞夫人閒居無事。膝前玉樹同賦。荆花卽冢婦介。婦或粧成而問字。參差環珮儼如高足弟子。掩映繡。帷天倫樂事。堪傳圖畫。乃至研池殘瀋。逸韻橫生。聽隴頭之高唱。寄墨妙於梅花林下。高風何多讓焉。夫。人之祖與先王父同舉於鄉。僕與漢嘉望衡連宇。兩。家居地。鞠爲茂草。漢嘉與夫人。哦詩永日。較僕露宿。柴車皇皇乞食者。爲何如昔者。眉山程母當宮師。君。在時猶親自教兒。然未聞程母能詩。今者方舟泝原。才名藉甚。夫人與漢嘉方盛年。縹緗富有日盛月新。他日僕雖老。尚能爲夫人序之。

贈葉貞如先生序

居今之世。獨善其身者。抑何多也。假令身在草茅。而智足以審時。勇足以集事。量足以澤物。卹災拯患。毅然克行其志。而靡悔。惟倜儻非常之人。能之。吾於新安。得一人焉。曰葉先生貞如。先生幼時。從其祖往來。越州。受學上虞。年十九。棄書遠遊。蓋甚有不獲已於其間者。晚而徙會城。恢弘祖業。操鹽筴者。靡不奉先生爲指歸。歲庚申。旣平閩逆。杭紹嘉松兩省。逋賦幾五萬緡。使者悉索無以應。析楊之。及非亡命。四方卽

投。纒。寢。室。舉。昔。日。于。金。之。子。鵠。面。鳩。形。而。不。免。收。繫。
園。土。先。生。倡。爲。攤。課。以。解。倒。懸。聲。聞。京。師。長。安。鉅。公。
自。宰。相。以。下。皆。有。歌。詩。以。頌。其。事。而。吾。鄉。應。徵。君。擢。
謙。寔。序。其。首。簡。徵。君。蓋。不。妄。立。言。者。也。越。六。年。乙。丑。
東。甌。諸。屬。邑。瘡。痍。未。平。徵。調。多。不。及。額。直。指。及。瓜。不。
得。代。於。是。下。諸。司。銀。鑄。雜。治。被。逮。者。幾。三。百。家。嗚。呼。
驛。書。報。最。于。長。安。三。木。囊。頭。於。憲。府。是。官。與。商。交。困。
也。先。生。曰。某。歲。賦。隸。越。州。安。能。越。境。復。作。馮。婦。乎。無。
已。傾。囊。捐。萬。金。補。之。於。是。中。丞。直。指。咸。噴。噴。企。羨。曰。

江。南。義。士。乃。有。葉。君。而。直。指。李。公。德。先。生。尤。甚。夫。世。
不。乏。爲。善。者。美。名。易。市。人。爭。趨。之。至。若。損。已。益。人。雖。
有。慕。義。咸。竭。蹙。不。前。緬。想。高。風。豈。伊。異。人。及。觀。於。先。
生。所。自。叙。而。知。侷。儻。非。常。之。人。未。有。不。從。孝。弟。中。出。
者。也。先。生。年。六。十。償。祖。逋。五。千。緡。焚。券。爐。中。以。告。冥。
漠。天。道。三。十。年。爲。一。變。先。生。當。祖。歿。時。年。纔。十。九。距。
四。十。有。一。年。滄。桑。變。幻。幾。同。隔。世。嗚。呼。孝。弟。之。道。油。
然。自。生。故。利。濟。之。心。推。行。不。匱。昔。者。閩。變。三。載。浙。東。
諸。商。困。阨。靡。甚。越。州。一。郡。歲。課。二。十。萬。緡。先。生。曲。爲。

請命蠲賦甦貧商賴以安。至庚申攤課越州。復與焉。人亦有言。先生雖世業越州。杭嘉松郡。非其父兄。卽其子弟。牽連姻好。故不忘援拯。東甌距省。將千里。此疆彼界。風馬牛不相及。而乃捐萬金以賑之。先生之志。豈僅香火情愆已哉。僕與先生。雖不獲把臂宗盟。林君西仲。先生姻婭也。口先生不置。質言以贈之。以誌嚮往云。先生先祖侍御公綦。登嘉靖進士。以直諫著聲。載在國史。賢子二長。縣令菁。次外翰。萼。

贈丁葯園序

吾鄉丁君葯園。以文章名縉紳間。垂四十年。每文出。四方競相傳寫。雖兒童婦女。知其名。乃居恒鬱鬱。不自得。輒嘆曰。甚矣名之誤人也。天之愛才也。驟予之。以名旣而悔。則又摧戕困阨。靡不至焉。僕年少不幸。有詩名。釋褐郎比部。猥以虛名調典客。高麗館伴。竊僕詩。贖貢使私益。喜名。豈出梅都官下。謫居東。四望蒼茫。黃沙蔽野。出求鄰好。中朝素知名者。皆在是。問訊鄉井。涕泗交頤。天乎。冤哉。亟欲逃名而無及也。林

子曰。否。否。昔者天困君甚。今慙矣。慙生悔。悔生憐。必厚報君於何知之。於君歸自東。知之默啓。聖主之賜環報君優游之歲月。今更以名益君。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願君受之。君尚記居東時乎。檻車詣幕府。大將軍習君名。憐君病。命兩監卒掖君臥帳內。髡黥當客禮。吾不知蔡中郎徙邊時。有此否。君非名。胡能免難。國子藩公。天潢也。君纍臣也。乘牛車當道。伍伯不捉頭。捽車下。幸矣。忽延歸朱邸。禮遇如鄒枚。數餽遺。瞻君拏藩公。豈君東道主耶。君非名。何由得食。君五

遷無定所。孫君賢載。爲君賃器具。給樵薪。暇則校獵南山坡。充君庖。異鄉骨肉。出自掾史。君非名。惡能動。客名實。比君未嘗誤。君觀君。舐舐得無不足於天。所乎蘭臺粉署。君舊遊地也。二三年少。皆上頭居。天意留君名。遺老不欲污君。爲馮婦。天若曰。嗣此縱爾。大年錫爾祚。筭異日待爾子。成名始杖而造朝。吾之愛爾畢矣。余頭白如甍雪。君著紫羅襦。出遊輒形吾衰。醜四方閨秀。綉君詩巾袖。閒較蠻布弓衣。韻甚。君家八十老兄元夫詩曰。詩成南國美人憐。蓋紀實也。丈

夫致身青雲不獲擁節旄不幸以文章名君母呼天
三不朽亦其一矣辛酉暮春丁君年涉耆其親串乞
余言祝嘏余笑謝曰林君逃名久安能傅粉墨爲君
等伶人傳語葑園且力飲酒毋通客是爲序

贈閻再彭先生序

異時淮南有三隱君曰蘄茶坡張虞山閻再彭高蹈
海濱姑寄托吟咏以寫其情海內聞而賢之淮爲舟
車孔道閻先生好客大江南北有不識閻再彭者以
爲耻客冬吾鄉馮子山公還自淮南余問訊先生則
曰飲牛叟明年七十矣令子若璩徵翁一言以寵其
親翁毋辭嗚呼飲牛叟者先生別號也乙酉至今忽
忽已四十餘年僅從四方詩歌文字中識先生姓氏
并令子百詩不佞璐嘗俯仰興懷時際代嬗無逸民

遺老卽天地亦黷然無色然而美名易市夙昔慨然
記甲子蹈東海者濡足侯門連茹牽引至有藉父兄
之忠孝蔭一已之營求揆諸初心率皆增愧先生行
道不爲岸異亦未肯苟同先生自號其自嘲歎抑別
有所興寄歟獨是海內耆舊晨星散落余年二十時
親見南渡君臣敗亡大畧中年以來好從故老搜討
舊聞指畫啓禎年間事把盃感嘆同座有一生話及
魏奄相和詈罵余笑曰君不可明日子弟問故生婦
翁蓋奄義兒也嗣此每遇賓朋雜坐後生瞠目而笑

諸老生不知作何語嗚呼河山如故風景都非其在
今日話申酉年間事便如唐至德以後追遡開元天
寶使進而啓禎更進而神廟邈若黃農無從稽考先
生長余九歲思陵以來耳聞日炙黨人相傾國是淆
亂封疆之壞仗節死義真僞易蒙禍延南渡瞬息毳
場儼如作戲興朝寬大叅用舊臣豈無入隋江總歸
唐裴矩終以少仕荒朝牽染時局是非邪正懷慚簧
鼓草野人燃犀燭照但恐自此以往日久日涇藉
非先生能釐定人以爲淮海有大隱余雖遠隔千

里其在○今日仰止○先生固江南○北之文獻也○隱居放
言請卽以是爲先生壽○

陸母胡夫人壽序

昔者吾友左君左城之婦胡夫人以癸亥暮春屆五
袞左城舊友暨令子同遊者將謀稱觴夫人先期戒
其子曰汝曹亦知吾意乎吾年十三身從冢婦諸婦
後逮事吾姑袞太夫人於河渚是時汝伯忠毅公服
未闕太夫人裹涕終日汝父從諸兄受學業混跡漁
樵共承老母流離飄泊十有六年而太夫人卽世又
二年逮詔獄盡室幾填牢戶太夫人服未闕一犬
饑嗥俯隨靈几下吾絕食數日已聞汝父銀鐺南來

待與俱死。幸而昭雪。汝父行役四方。歲歲乞食餬口。而吾以一婦人持門戶。自汝父卽世。于今又幾何年矣。追思疇昔。淚且涔涔下。未亡人其敢邀惠於嘉賓。以辱從者。林璐聞之。嘆曰。天佑忠孝之家。非惟嗣續稱賢。卽婦德亦賢甚。夫人幽閒貞靜。嫺內則。父文蔚遠宦廣南。不名一錢。保護幼弟。共相依倚。爲清白吏。賢女。弱齡來歸。不及見舅吉水公盛時。布衣椎髻。其旨老姑病。則親嘗湯藥。與妯娌推逸。任勞歿而哀瘠。慎終成禮。爲清白吏賢子婦。梯霞爲余言。曩者仲兄

殉國。吾嫂陳死而復生。教其子讀父遺書。隱居抱道。爲羣從表率。伯氏冥鴻天外。吾嫂孫垂老。孤居兩猶子。形影相弔。而卒稟母訓。聲稱藉甚。某以孱弱之身。左支右梧。不幸吾弟歿。繁條兄弟猶賴母氏提攜。教誨無失。令名然則義方如在。又爲清白吏子孫之賢母。蓋夫人與左城伉儷相莊。僅二十有八年。中間悽惋多而歡愉少。居恒推恩逮下。冀廣嗣續。癸丑會城災。奉其母。迎諸妯娌。分金讓宅。孝友之風。爲族黨所頌。說漢儒有云。壽者酬也。天故嗇其遇。以貽巾幗。令

名必報之大年。保艾爾後。語曰。公侯之子。必復其始。松筠晚翠。夫人又何辭焉。於是令子迎賓入。奉觴再拜而退。是為序。

舍弟青崖五十序

世俗誕辰。沾沾乞祝嘏之辭。以相悅。而貧賤無聞焉。以故富貴恒勞。貧賤恒逸。余弟青崖。以臘月二十九日生。月縮。嘗以是日為除夕。富貴者喜其除歲。終責券時。乎時不可失。如延年慮囚。急欲待報。貧賤者憂其偏。三十有六旬。忽逢此日。恐懼如函關難出。以故客多不至。宜也。乃今年月盈。而客亦不至。諸子短衣漉酒。斧薪。簞飯。余與弟坐茅屋下。逸甚。新婦進饌。諸子提壺前。曰。道路攘攘。兩老人幸迭為賓主。舉百歲。

觴可乎。弟起觴。余更酬弟酒。弟停卮言曰。今夕何夕。惡可無兄一言。嗟乎。吾與汝猶幸俱無恙也。汝幼時多病。貽父母憂。自授室及今。幾何年矣。吾與汝流離飄泊。今皆抱孫焉。而父母安在。守高曾之敝廬。庶幾與妻孥共艱苦。教吾子與汝子。以守遺經。今也徬徨四顧。吾與汝糟糠安在。室廬安在。能文二子。又安在。吾欲痛哭陳辭。告先父母於今夕。顧汝懸弧。令辰當湛樂飲酒。嗣此無他望。願天從之。將壽矣。雖然。天必壽汝。亦且逮吾子。輿氏不曰。生於憂患乎。吾與汝

少時能讀書乎。能親師取友乎。能牽車服賈乎。比其壯也。有親不知養。有災不知避。有生產不知謀。歲歲飽食暖衣。亦大安樂。年近五十而憂患乘之。然則前此猶死也。而今生矣。且夫憂患者。天甚靳之以予大任之人。今老矣。追補其所不足。是天猶愛之也。愛之必勞我。以生敢畏此憂患乎哉。人亦有言。富貴者憂患滋甚。夫人惟是可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營求萬端。勞矣。榮辱吉凶。其憂患有什伯乎。貧賤者然則憂患固所同。而逸則我所獨也。壽豈有靳乎哉。

陸母陳夫人壽序

大行陸鯤庭先生。以乙酉六月死。死時年二十八。其婦陳夫人欲偕死。升屋墮下不死。餓七日不死。余舅父伯符公。夫人父也。強之食。且曰。願丐汝餘生奉爾。姑鞠爾子。夫人恚曰。更三日。當如命。又餓三日不死。從父請。進食復生。至今年。週甲子。公子繁。弨。乞余一言。余正容肅揖。進。公子告之曰。國亡社屋。卽虞夏殷周。亦不乏全軀保妻子之臣。君之父。可避難養母生而已。故死之。君之母。誓從夫死。而天故生之。假令當

日君之父不死。生者固比比也。其死也。乃所以自壽也。君之母求死。死猶生也。其生也。天欲所以留忠臣婦也。父爲忠臣。不顧其母。君爲孝子。長侍其母。忠臣之妻。孝子之母。嗣此尚享人間壽。毋有艾。

贈李且清序

天之最靳惜而不輕以畀人者。莫如逸。雖然。天亦惡能勞人也。古之聖賢。不敢自卽於逸。朝處夕惕。皇皇焉。爲斯世謀。又安爲天下國家禦災定患。寧自卽於勞。而予人以逸。故天亦從而勞之。且夫勞逸者。相濟相參之理也。日勞於晝。而夜逸焉。月勞於朔。而晦逸焉。在天地。亦有求逸之時。而以人處其內。策名者。勞於朝。營利者。勞於市。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蓋言逸也。逸不求。則不得。知求逸。而日卽於勞。雖天亦

無如之何。吾友李子且清知求逸者也。余與李子同閭里。李子居巷西。余居巷南。李子門無雜賓。不跬步而懿親良友如關先生、蕉鹿、潘子尹、交妹婿、傅子伊、衡、朱子沛霖、繆子孔昭、晨炊樵汲、蚤暮皆知之。乘興到門。若不勞。李子之求友者。關先生善奕。傅子喜鼓琴。朱子擣菹呼朋爭道。繆子匿竹窓。捉筆寫黃庭。獨余與潘子清談諧謔。至更索酒。李子口不識杯。鐺歲歲故人餉。蘭陵新釀數百甕。以故賓至不勞。沽酒坐客喧呶轟飲。李子溫恭侍坐。隅僮子剪燭行觴。左方

惟謹不勞。苛禮余嘗顧之而慙。問之曰。卿何好。曰。吾無好也。卿何嗜。曰。吾無嗜也。徐徐掀髯笑曰。人生五十。玄髮變衰。吾家青蓮云。大塊勞我以生。嘗讀仲長統樂志論。心怡神舞。嗣此作達。至期願亦幾何時。吾視半通綸若敝屣矣。余聆其言。類有道者。生平喜法書名畫。焚香烹茗。以當晤對。晉陵惲子正叔至。闢館授餐。爲君圖畫。累月不出。夫惲子片楮寸墨。妙天下而更助君爲宗。少文其於遊也。不勞跋涉。余長李子十歲。久棄儒衣。亦知求逸。庶幾眼漸高之日。讀未見

之書貯醇酒百斛以娛老。乃天之勞我。如不我克。時過李子泥飲。對之太息。元正簫鼓。梅花亭亭籬壁間。笑勞人草草。而李子真過人遠矣。遂書此以爲贈。

贈霍子厚序

霍子初度賓客有賀者。余聞之。記曰。二十日弱冠。去童子無幾。稱觴燕飲。禮歟。吾懼俗之過乎禮也。乃告之曰。爾之歲月長矣。繼此當惜分陰。夫分陰須臾耳。至於積日而月。而歲。是一歲之中。不知其爲分陰。時萬時億也。爾十五入大學。忽忽已闕五歲。其間勤惰得失。分陰可惜。而不知惜。與夫欲惜而不能惜。不知凡幾。且夫人之壽考也。亦積分陰而成者也。忽而稱有室。稱強仕。稱艾。稱耆。瞬息間耳。壯者易老。老者不

可復壯舉世玩愒日月坐躋歲年遇懸弧盈門羊酒
大合樂以享賓客此在引年尚齒爲人子以教孝爲
人弟以將敬爲門人小子以事長其禮則然以彼返
躬自問直以爲可弔耳奈何厚顏而受賀也客曰如
君言後生可賀乎僕曰可孔子言之矣曰後生可畏
可畏故可賀當思今日之賀非沾沾爲爾祈大年也
童子何知往者不可追矣天將資汝以歲月進德修
業其以是爲托始也分陰可惜霍子勉乎哉

老農七十序

丁巳秋九月余遊西疇觀獲稻老農攜饁至憇樹下
短衣鶴髮意甚適余步履田間起揖余曰老夫佃大
府田凡三世矣藉君寵靈犬馬齒今年得屆七十幸
君至願觴君余笑領之先一日抵其居桑黃未落望
其新穀崇如墉雞鳴犬吠男女聲喧雜場圃間迺而
視之其長者磨刀霍霍方執豕于牢其幼者方叔苴
剝棗漁者負笊籠魚入魚潑刺有聲遙望綠綈紅裳
交相漉酒老農方倚柱下權木棉花輕重以供績紡

歲時堂存稿 卷三
余退而嘆息。老農終歲勤苦。揮汗扶犁。忙忙積歲月。至七十。其子若孫。皆躬自力。作又皆揮汗扶犁。酒漿畜牧。備非一日。以爲親壽。余將操筆爲老農一言。恐老農不識字。姑已之。明日往壽老農。老農揖余入。偃僂曲謹。賓客皆負米至。拜跪畢。卽爲老農陳設几席。登席。酒數巡。老農更酌酒言曰。吾四世祖登嘉靖賢書。吾少時閱家傳記。與尚書張公瀚爲同年生。吾祖父力田久。佃大府田。至今日。凡百年矣。歲買田積百畝。嗣此無詩書澤。余更酌老農酒而告之曰。夫農者。

壽世之源也。令斯世去其刀錐。返其遊惰。皆稼穡。惟寶世。世服先疇。以長子孫。此古昔聖王所禱祠而求也。爾今年七十矣。同井田。凡數易主。爾歲歲力田。供縣官租。頃者軍興。繹騷。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江以南。比比是。而爾幸有餘粟。今者烹羊炮羔。爲酒爲醴。子若孫。釋一日耒耜。以上壽。吾與爾忝三世交。嗣此歲星照田間。願數賀爾。羊酒。老農避席起曰。善。藉君書之。以藏吾家。使吾子孫讀書者。異日覽之。以毋忘今夕。

徐媪壽言序

候官高君兆之庶母徐媪年八十一矣高君走西陵
至吳會乞詩文爲母壽林璐聞之歎曰孝哉高君其
不○忘○二○親○也○乎○王制有子曰庶母無子曰父妾例甚
嚴○高君生母姜與嫡母林父妾楊俱蚤世徐媪無子
猶之妾也高君未奉父命不得稱慈母高君自有母
并○不○得○稱○庶○母○今○曰○庶○母○其○母○乃○失○名○實○也○乎○高君
泣○然○曰○某○幼○時○母○與○諸○母○撫○我○鞠○我○旣○受○室○而○諸○母
見○背○獨○母○撫○兩○妹○與○新○婦○操○作○爲○一○家○先○年○十○九○事

吾先君先夫人於今六十有二年四世相依獨母壽考使吾先君在必命之爲慈母矣嗚呼婦人失德多由於妬妬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妃妾之間遠嫌立異皆由嫡始高君幼時羣母皆以之爲子比其壯也止徐媪在中憫大賢其深情卓識彼自度吾幼時提攜顧復以至於今盛衰存歿愴然在目使吾今日避尊嫌逼有善不勉有過不督異日何以見先君先夫人於地下然則媪之愛高君也出乎情之必然其孝乎媪也不忘嫡母也猶之乎不忘父也授簡乞言而名益彰云

姑名曰庶母情以理屈孝以義伸賢哉徐媪得高君而名益彰云

徐孺人贈序

及門霍生秉衷之母徐孺人屆五袞秉衷乞余一言
乃進秉衷及其弟秉懿而告之曰祝壽何昉乎卮辭
夸諛余不能余知汝父兼知汝母佐義方以教汝曹
者當吾之身蓋已四年如一日也序曰霍君蓋臣者
篤行君子也少棄書挾計然策自悔少年事而勗其
二子肆力於學歲癸丑介其戚友用霖張先生辟余
爲師余方謀室廬中酒臥焦土下聞之愀然曰黃鵠
復入籠耶三辭不獲張先生謂霍君林君嚴重汝善

下之。於是擇吉日。具書幣。造余一椽。請焉。越三日。戴鵲冠。白袷。芒屨。懷刺。報霍君。迎就塾。命二子肅拜。余鬱鬱不自得。撫几長嘆。二子愕而驚。薄暮。酒數巡。辭去。主人驚。將致辭。余笑曰。明旦復來。旬月餘。二子執經問難。讀書畢。卽正襟危坐。童僕侍者。毋敢唾涕。余異之。私於張先生曰。主人賢。張先生曰。豈惟主人。主人婦徐孺人。賢甚。久之。二子文忽奇。顧余嗜酒。放誕質明。至掩關臥。客至。徐起飯。已。又臥。童子驚。晝寢。輒鞭撻之。臥起。罇罍雜陳。喜而飲。醕無算。日薄。虞淵詢。

童子曰。天暮乎。童子曰。暮矣。卽躡屐去。舊塾師遣親故。謂余私相。謂曰。博陸小生。以稽阮爲師。耶。飲百倍于余。甚善語。稍稍聞。徐孺人益喜。日益酒。一夕。主人大會客。命余祭酒。語不合。率嘗詈其坐人。客多避席去。詰朝。主人請問。謝過。徐孺人語二子曰。吾昨伏屏後。聆汝師慷慨作鐘聲。邁往不屑。一似鬱鬱不自得者。故以酒自污。二子以告余。益喜。迨季冬。長揖謝主人曰。君誤聽張先生。懸榻招僕。僕臥君榻久。榻未穿。而君之釀將罄矣。且君之招余者。重以二子也。奈何。

不北。面。程。朱。而。師。稽。阮。爲。余。歸。矣。孺。人。驚。與。主。人。謀。日。得。無。不。足。于。君。所。乎。願。介。張。先。生。謝。過。余。愧。甚。淹。留。凡。四。載。嗚。呼。古。賢。媛。負。人。倫。鑒。者。故。自。恒。有。顧。余。驚。下。落。魄。動。爲。鬚。眉。男。子。所。鄙。賤。孺。人。日。以。酒。沃。我。又。察。余。意。不。在。酒。其。智。識。豈。出。桓。少。君。韓。夫。人。下。余。不。敏。敢。述。余。之。受。知。蓋。臣。及。孺。人。者。以。侑。觴。

節母金夫人壽序

余從母有文孫曰金子大成。家貧好學。其母王夫人早寡。歷二十有四年。至今年甲子。春秋屆五十。金子之友。以余忝懿戚。乞一言以侑觴。嗚呼。少年發婦。何地。蔑有天降鞠凶。故家世胄。陵彝衰落。一綫之緒。危若累卵。僅一倖弱女子。肩而荷之。以有今日。金子爲余言。父歿時。母年二十六。成方三歲。幼弟甫生。兩月上侍吾祖。越五年。幼弟殤。踵罹先祖大故。當爾時。奴僕離散。田廬蕩然。吾母掖一三歲兒。如浮大海中。連

遇黑風惡浪斷桅折柁茫然不見星斗形影相弔惟
子與母歷今二十有四年吾母淚未嘗一日乾也嗟
乎金子汝知之乎爲烈婦易爲節婦難畫未庭除都
如長夜當其無可告語寸衷千縷悉寄乎哭昔宋遺
民謝翱臯羽以善哭聞蓋天水淪胥不留塊肉信國
已矣登臺渡海止可痛哭以答知己夫人則不然親
承夫命心死身存上帝鑒觀生汝一子爾祖大中丞
以下實嘉賴之幸語汝母其在今日夜將旦而淚垂
止之日也嗟乎夫人汝知之乎前此茹荼積苦日呼

將伯而無助者未嘗不膚慙而籲天然而天之愛人
也異於人人但知物極必返而不知或遲或速禱無
益也哭亦有損每見世俗之鞠遺孤也但冀其長大
得續先人祀願畢矣假令有子而賢耶則色然喜有
子而不皆賢耶撫今追昔則又聽之無可如何而夫
人幸有賢子親自教兒砥行立名雖負郭窮巷門外
多長者車轍頗聞剗薦留賓狀金子取友親師已非
一日策名王國遇合有時錫爾大年自今伊始願夫
人勉爲霽顏而進一觴

伯姊夫婦雙壽序

康熙甲子仲春伯姊屆六袞是月也姊壻盧君隆棟方以廷對赴京師語其子曰待余歸而舉觴時惟九月婦從夫齒於是諸甥來乞言嘗讀孟子至鄉田同井輒思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親睦至此而疑其不及婚姻反覆思之而知死徙無出鄉則婚姻亦該之矣遐想其時父母兄弟聚處一廬婚媾姻婭即使越井而居歲時蜡臘亦得交相往來思陵甲申余就婚水西王氏姊壻則自東海結褵寒舍余年十九姊齒加

一。嗚呼。盛衰新故。有無存歿。歷今不知。凡幾追思。疇昔南渡。選婚催人。嫁娶猶如。昨日事也。余同懷四人。姊爲長。次余。次弟。玊。次妹。伯姊。居室時。性方嚴。嫉惡性嗜茶。危坐一室。進退不失。尺寸。婢僕聞笑聲。輒私覘。曰。今夕。黃河清耶。寧邑僻海東。俗嗇而隘。獨婦女矜靚妝。比姊壻合。鬢畢。舊衣椎髻。絕不類新嫁娘。壻心訝之。而不敢問。故乙酉。伯姊于歸。余妻竄居山谷。至七月。微服拜舅姑於堂下。已聞兵屠寧邑。先父母問道。募人問訊。已丑歸寧。距嫁時。凡五年矣。又明年。

辛卯。余祝尊姑曹太夫人壽。偕余弟登塔觀海。凡五日。別去。其後二年。甲午。先母五十。伯姊果來。丙申。妹于歸。不果來。辛丑。喪父。明年四月。姊壻偕來。會葬。先母目盲。撫伯姊而泣。明年癸卯。長甥婚。余往襄嘉禮。嗚呼。西陵距東海。僅百里。屈指十有九年。姊來者三。余往者二。從此余以坎軻之身心。雖念姊東海一帆。未嘗問渡。會幾何時。而夫婦俱六十矣。曩者余與姊壻托肺腑。盟約爲兄弟。年少氣盛。爭長文社。而又任誕放達。歲歲詣余。結伴遊鷺峯。數婦人乘輿。以爲笑。

樂夜必焚膏達旦。視先父母寢熟。坐臥被中。角擣蒲。爭道。年至三十。恬不知老。當癸卯。至君家。艤舟河干。親見范氏妻。挈銀鐙入舟中。司刑紀公策馬垂後。余與伯姊嘆息虛名之禍人也。嗣此交遊鈞黨。漸成冷落。獨不知何以玩愒浮生。出指舊交。都成衰邁。余今年五十有九矣。今者夫婦具慶。避不饌客。得無有不足於伯姊乎。諸甥每詣杭。必迎問曰。汝母日飲茶幾甌。時時作嘆息聲否。一月間。河清幾度。諸甥笑不答。嗟乎伯姊。昔未嘗富。今亦不貧。而余焚居喪母。一人妻。曾不一瞬。身亡無嗣。以視玄髮未衰。相夫鞠子。妻兩子俱歸泉壤。老年兄弟先我而逝。昔者妹爲貴人妻。曾不一瞬。身亡無嗣。以視玄髮未衰。相夫鞠子。新婦抱孫而朝。獨姊一人耳。昔者先母念姊。歿不能視飯。含來歲春和。曷若買舟上先父母塚。使余子若孫。舉茗飲奉觴。歲歲歸來。以及期。願毋若余妻。生十七年而從夫。爲人婦三十年。水西較東海。僅五十里。而畢生不得歸寧。滋余今夕之浩歎也。是爲序。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記

皇帝躬祀孝陵記

虞夏商周而降。天子不巡狩者。垂數千載。今

皇帝嗣服之二十三年。為康熙甲子。肇修典禮。先期

放免江寧江廣兩浙田租。所過地丁。悉捐正稅。

宣諭守土諸臣。毋越境。毋止商旅。毋閉市。毋苛

取芻積毋監設膳羞重傷民力期門羽林諸軍
沿途駐防以候回鑾甚盛舉也秋九月謁孔林
親度河工咨詢要害孟冬渡江南幸至江寧周
咨風俗問民疾苦

皇帝却輦乘馬延攬登眺兒童父老闐溢街衢望見
天顏嵩呼如雷按轡徐行任臣民瞻拜復擇吉親
祭孝陵禁止採伐大賚陵監草莽臣林璐聞
之嘆曰前代天子致祭帝王廟猶命官攝事至
歷代陵寢遣官享祀間一舉行未有如

皇帝之謙冲優禮勝國恩且渥也詞臣吳偉業昔年
作秣陵口號曰易餅市傍王殿瓦換魚江上孝
陵柴故老遺黎讀之流涕臣愚以為國家代興
王師弔伐維時從龍心膂半屬舊京猝至江南
無暇稽查典故卽勝國舊臣心知樵牧又以事
關隔代噤不敢言順治己亥海寇登崖拔劍砍
柱今也環陵四望鬱葱佳氣山童材盡種蔬菜
于隧道積馬矢于朝門守陵老監目擊身危徒
與泥中翁仲潦倒于寒烟蔓草垂四十年幸遇

皇帝親臨。今而後始保玉魚金椀。未未不出人間者矣。昔者煤山之變。故明諸臣。忝附班行。未有齒及故主者。自

世祖聖諭云。帝非亡國之君。增戶守陵。以時瞻視。施及其孫。

皇帝南巡。復行曠舉。親享其祖。嗚呼。漢曆未改。已有上陵磨劍者。崇禎十七年。孝陵夜哭。興亡之數。明祖。神靈。知之久矣。舊時見官南雍者。從陵監寫御容歸。狀貌如天神。望之增怖。嘗作詩曰。花

月春江事已非。秦淮流水冷漁磯。孝陵有淚憐青蓋。天闕無星護紫微。半歲神孫新甸服。百年遺老話垂衣。畫圖省識真龍準。風雨靈旗蠶孰依。又曰。虎踞南朝形勝同。降幡多在大江東。風雲長嘯三山外。日月空懸四極中。異代真龍誇黑子。當時逐鹿幾重瞳。漢家陵寢曾磨劍。好把滄桑問畫工。因感仰盛事。爲千古未有而附記於此。

揚清祠記

揚清祠者何祀鄉先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
麒而建也肅皇帝時御史唐公鳳儀採少保胡端敏
公言忠莫如唐褚公清莫如明王公項公異代同里
乃樹坊於里門曰忠清置二公木主附褚廟以祭學
使孔公天侑曰二公生同里接武同朝宜耑祠與褚
公同表曰揚清與褚公異在昔輶軒使者激揚風教
其勤且慎不苟同如此嗚呼古稱鄭公鄉高陽里胥
是意也歷今百餘歲雖國家代興未嘗不崇忠孝尚

廉節鄉先生歿而得祀於其鄉居斯里者想見吾祖
吾宗未必不望衡聯宇勁節高風於今爲烈前賢之
失傳後人之羞也幸也里中父老猶能舉其名也按
王公始以孝廉事文皇帝自學正擢御史陟外臺
領山西學政備兵川東西視項公位不爲不顯服官
三十年不爲不久卒以寒餓死余嘗咨嗟歎息當太
平盛世跡比首陽意必豁刻自處好名爲甚顧令里
中人悲縉紳以餓死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
哉及考其行事寬仁平恕活囚至七十餘人誘掖多

士無峻容倨色行部蜀中盜賊解散類如此然後知
公之守已爲極嚴耳嚴則辨義利矜細行無論却餽
遺辭廷賜甚至黃曆一冊義無重受相傳公絕糧久
夫人出耳環易粟詰其由來若將浼已者亟起墮諸
河給夫人曰是贗物也以故遂不得食而卒藩臬賻
金殮焉明興以來未之有也項公生平不少概見端
敏去古未遠其言不妄王公苦饑項公亦苦饑王公
有室廬項公無室廬晚年御史某爲闢地誅茅居焉
嗚呼惟王公能却天子百金惟項公能受御史一廬

貧。窶。家。居。三。十。年。項。公。不。效。王。公。而。清。與。王。公。同。冷。
曹。郎。署。當。景。泰。天。順。間。時。勢。紛。更。較。之。文。皇。時。臣。節。
稍。媚。矣。吾。讀。其。應。詔。陳。言。一。疏。未。嘗。不。凜。凜。也。其。略。
云。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
膝。以。圖。苟。免。不。知。節。義。廉。恥。爲。何。物。宜。正。刑。章。以。訓。
有。位。夫。李。賢。王。翱。賢。者。也。公。親。與。同。朝。必。有。以。洞。悉。
其。本。原。而。侃。侃。形。諸。章。奏。公。之。立。身。益。可。知。矣。以。視。
褚。公。爲。忠。爲。清。皆。臣。極。也。父。老。生。其。里。者。亦。與。有。榮。
施。哉。是。爲。記。

同仁祠記

謹按萬曆杭州府誌同仁祠在羲同坊嘉靖十六年
改千佛閣廢址爲祠計基地九畝七分零萬曆初孫
王胡三姓置祀田三十六畝六分零租屋十五間半
始募僧供洒掃司香火歷百四十有五年享祀不忒
康熙癸亥奉 詔修通誌守僧投牒乞改祠爲千佛
寺督府施公中丞王公方伯石公企仰名賢俎豆得
在境內下杭郡丞程公按驗改寺狀後裔王志普等
盡發守僧什碑毀像怙惡已久覆驗得實奉憲檄懲

僧如律於是伐石更新請余爲記謹按明正德十年前江西按察司副使仁和胡端敏公世寧首發寧王宸濠逆謀下詔獄拷掠備至獄中凡三上書告變謫戍遼東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前巡撫江西都御史餘姚孫忠烈公燧罵賊不屈死本年六月前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餘姚王文成公守仁起兵討宸濠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文成逆戰於鄱陽湖賊衆大敗七月擒宸濠獻俘闕下嘉靖七年文成王公督兩廣軍務以病還南安道卒九年端敏胡公卒

於仁和居第嘉靖十六年丁酉巡按御史周汝員請於朝曰人臣以勞定國以忠死事則有祀三臣皆浙產同伸大義亡身禦亂轍跡所及謳歌廟祀三臣歿而省會無耑祠非所以勵臣節風海內也制曰可爰擇省城仁和縣義同坊建祠祀焉又六年壬寅御史高崱伐石請于蘭谿唐文襄公龍曰正德己卯公實繼文成後撫綏豫章三公行誼公所稔知敢以碑請文襄撰文勒石改三仁祠曰同仁蓋殷有三仁而國危明有三仁而定變其事同心同理同記曰與仁同

功而異情。三公之謂夫。嘗讀前代國史。逆濠睥睨神
 器。爪牙心腹。布帝左右。賢如新都。票復護衛。一副使
 告變。濠几上肉耳。間道詣獄。以九死不折之身。供群
 奸橫噬之口。身雖戍。而逆濠之心。路人皆知之矣。忠
 烈密樹隄防。剪其羽翼。禍生倉猝。智不得施。勇不及
 發。見危授命。碧血報主。文成移檄遠近。義旗一指。廻
 戈授首。當時議者謂三公行。諡各以其時。効忠王室。
 而斷以文襄之一言。朗如日星。照耀千古。初提學張
 鏊定位。欲首忠烈。諸生張乾元抗議曰。忠烈許國神

人共憤。非文成無以成厥終。然非端敏危身伐謀。無
 以燭其始。同堂合饗。宐首端敏。次忠烈。次文成。鏊怒
 曰。斷頭者不當上坐。耶。卒無以難。惟祭用六月十四
 日。濠以是日舉兵。推端敏。文成之心。皆忠烈志也。嗚
 呼。江漢。星明。舉朝心動。朱寧。江彬。固何足論。樞臣陸
 完。憲臣石玠。欲以誹謗妖言。斬端敏。以快宸濠。史官
 大書特書。吾不知盡傳信否。獨是司香之請。寢於梁
 儲。提督之權。斷自王瓊。文襄繼按江西安。反側收從。
 逆疏請班師。以解倒懸。豫章之民尸祝至今。若與三

歲時堂存稿 卷四
公後先將伯事同時同而其求仁之心又何勿同拜
斯祠也顧瞻遺像肅如穆如天理民彝長垂宇宙牽
連書之使勒諸石并以待後之修誌者

仙霞嶺天雨菴記

仙霞嶺浙閩之險隘也連峰疊嶂崇崗側阜瀾漫不
可紀極宋史浩伐山通道甃石爲路屈曲左右盤凡
數百折始達於嶺嶺之巔爲關重崖峭壁依勢成墉
爲國家設險下則天雨菴在焉前此寇伏灌莽窟穴
滋蔓潛窺隙伺實逼處此者凡數年乃出諸道兵一
大劊之殲厥渠魁嶺嶠肅清於是當關戍守峙糗糧
嚴斥埃旌旗壁壘荒天斷雁之中下瞰天雨菴表裏
若唇齒迄於今門庭晏如四方捧檄銜綸仕宦商賈

軍裝征戍。以及梯航。重譯朝貢。而至者。道出菴下。停車蔭息。咸追歎往事。低徊瞻拜而去。蓋嶺之有是菴也。猶嶺之有是關也。由來久矣。歲丁巳。不戒於火。守僧懼無以妥神靈。息行旅。亟以剏建爲請。越明年。余捐貲首倡。文武將吏士庶。欣助恐後。於是鳩工庀材。外奉關壯繆侯像。內建佛閣。悉如舊制。僧寮茶舍。稱是落成。請余爲記。余惟安不忘危。古之道也。記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况神臯奧區。形勝所結。必有神靈作鎮。宅巉巖而肅視聽。故浮圖氏所至。輒有開必先。

菴之肇造。實惟宋始。長翥孤騫。俯壓山川之氣者。五百有餘歲。而忍聽其燬。諸已乎。且吾聞君子之爲政也。苟可以從衆。不必其異也。苟可以利物。不必其出於已也。順輿情。察事理。則鼙鼓興焉。我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武功文德。遠至邇安。由前視茲。嶺爲蠶叢。鳥道者不踰時。而坦坦周行。烽燧無警。雖天子之威靈。無亦惟神相之故。能奠安鎖鑰。以綏疆宇。今者。棖題輪奐。有嚴有翼。顧瞻廟貌。小大稽首。卽謂以是答神庥。修享祀。版築固其宜也。又况往來行旅。其

君子。籃輿而至。其小人。擔簦以從。望是菴焉。如候人。致館舍焉。今而後。過茲嶺者。當知神意。亦除舊布新。與民更始。赫赫壯繆。實式臨之。守土者。當思潔已。愛民。荷戈者。當思同心。敵愾。攜孥而歸。貿易而來者。當思。徒御不驚。室家完聚。從此爲孝子。爲順孫。爲良民。善士沐浴。聖朝之教化。歌咏太平。以毋貽神羞。其亦可矣。

先大父詩記

世有賢子孫。則祖宗傳身。雖歿而誌其語言。表其文章。皆是也。先君子年十四。而大父見背。輯其遺文。不多得。篋而藏之。及余就塾。先君子指大父翰墨而告之曰。吾生五歲。從汝祖宦于韶。道出曹溪。憇六祖僧舍。僧鳴鐘迎令君。吾年雖小。猶能記憶。三年。調官粵西。復爲令。又二年。謝病歸。又三年而卒。遺文無多。汝其識之。乙酉。避兵。書多散失。然殘編斷簡。猶有存者。先君子歿十有三年。室燬于火。嗣此衣裳。楛棬。先世

藏書無隻字矣。沈君雪堂出其王父壽言一冊示余。緡紳十人不書爵里。其一爲先王父。余再拜流涕。跪而讀之。詩一章。僅二十八字。不爲卮辭夸諛如此。嗚呼。此丙辰以前神廟盛年時物也。余不肖無能守先澤。雪堂守其高曾并高曾之所贈言而與爲未守身。爲子孫僅從故家遺俗識祖先於二十八字。此二十八字當憐余畀余。乃雪堂重其祖宗而不肯輕畀其子孫。曰此爾祖當日介余祖也。子孫賢不肖如此。歸而告二子曰。汝弟好讀書。不幸天吾昔日語汝曹。汝祖詩書一綫在孫惟汝弟。在子惟吾。吾幸識一字。至今始識汝曾王父之二十八字在沈君所。汝弟歿。汝曹辨字如蝌蚪。吾卽著書數百萬字。懸諸國門。汝曹又安能識一字。是不肖之中又有賢不肖焉。灑淚記之以告後人。

人

○天○與○道○精○一○字○其○不○肖○之○中○又○有○賢○不○肖○其○靈○氣○時
○會○獲○字○賦○純○純○吾○伯○著○書○幾○百○萬○字○繼○前○國○門○也○曹
○今○敏○精○武○會○王○父○之○二○十○八○字○武○武○吾○武○武○武○武
○西○高○音○一○數○有○新○新○武○浪○武○子○武○吾○吾○幸○端○一○字○至

若谷山房記

錢唐吳處士君錫修身立行以積善聞鄉里。令子允
文允嘉為母祝釐祠斗甚虔。處士曰斗者天之貴神
也。天垂象而褻於私室可乎。命二子闢地城北隅。創
若谷山房祠焉。垂父母歿而以時禋祀。敬共匪懈。其
友林子曰。嗚呼。孝子之不忘其親如此。夫。昔者孔子
著孝經。成稽首而朝北辰。告備於天。夫孔子之著是
經也。所以教天下之孝也。世之人子為親請命。恒有
顧北辰而禱祠者。後世道家饗以鐘鼓。益以符籙。始

創。爲。祠。斗。之。說。而。縉。紳。先。生。頗。信。之。謹。按。天。官。書。斗
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
第。七。瑤。光。北。斗。七。星。星。相。間。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
者。相。間。八。千。里。也。道。家。曰。九。皇。義。或。本。此。斗。魁。戴。筐
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別。爲。南。斗。道。家。曰。六。司。義
或。本。此。然。而。毋。論。也。斗。爲。帝。車。運。乎。中。央。分。陰。陽。建
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記。皆。繫。乎。斗。天。之。喉。舌。無
所。不。該。而。誠。至。則。能。格。天。先。朝。徐。有。貞。奉。斗。甚。虔。罹

詔。獄。感。風。雹。之。異。錦。衣。堂。上。隱。隱。若。豕。七。蹲。卒。滅。死
戍。金。齒。夫。以。有。貞。誣。陷。忠。良。奪。門。迎。駕。曹。吉。祥。之。讒
似。乎。好。還。而。神。鑒。其。誠。粹。然。叶。應。而。况。於。仁。人。孝。子
乎。孝。庸。行。也。極。其。至。而。天。明。地。察。聖。人。筆。之。於。經。昔
漢。蘭。公。精。修。孝。道。致。斗。中。真。人。下。降。自。稱。孝。悌。王。授
以。丹。訣。既。已。貴。爲。神。人。官。闕。猶。稱。孝。悌。由。儒。者。言。之
其。事。至。奇。而。不。可。訓。乃。其。理。實。至。常。而。不。可。誣。然。則
吳。子。之。告。虔。於。斗。也。猶。之。乎。孝。吾。親。也。小。人。有。母。身
危。疾。篤。亦。嘗。叩。頭。朝。斗。請。延。母。算。寒。暑。僅。三。載。其。後

考終則亦已焉。吳子未矢弗怠。化及鄉里。改過遷善。利物濟人。皆由此而推。詩曰。未言孝思。孝思惟則。吳子有焉。敬爲記之。使勒諸石。以示後者。

睢陽廟剪牲池記

戊午九月渡章江。至吳城道出睢陽祠下。舟子曰。宜剪牲祀。令公。夫令公。卽唐張中丞巡也。余從舟子請。艤舟拜謁。大者剝羊豕。小者剪牲血于池。無貴賤長幼。再拜叩頭出。余歸舟太息。公死守孤城。遮蔽江淮。大小七十餘戰。遏百萬日滋之師。而卒盡瘁。死敵生爲忠烈。歿爲明神。廟食湖口。長主鄱陽。以爲生民福。理固不誣。余讀唐史。悉公生平。嘗展卷悲憤。微湖神當修祀。惟謹。世俗舟楫至鄱陽。咸曰。是令公之所轄。

也。祀不虔。不卽渡。不爾。舟或覆。以故。士官商賈。羈人
戍卒。操舟至。半渡。惴惴懼渡。竟失張。令公人情太抵。
皆然矣。僧人甃石爲池。剪牲者。把雞翼。滴血。血凝如
臙脂。夏月。不腥穢。無蠅蚋交訐。余見剪牲者。纍纍歸。
惻然。心動。奇其事。不敢不從衆。獨怪公絕食時。羅雀。
掘鼠。至殺愛妾。饗士。意氣百折。不磨。歷今。千有餘年。
英魂毅魄。鼓三百里之波濤。儼如睢陽。鏖戰何愛乎。
一雞。而令祭祀者。作備始。或曰。世俗尚非禮烹宰。又
何靳乎。一雞。而不爲令公上。千萬歲觴耶。雖然。公之

孤忠大節。商賈不知。羈人戍卒。不知。仕宦者。宜無不。
知。生而嬰城。摧敵死。必福善禍淫。得請命于帝所。吾
見巨舟千艘。黃金白鏹。珠玉象犀。倘或寡人之妻。孤
人之子。捆載行逆浪中。知非剗羊豕。剪丹雞。以爲神。
必據我也。慎之。是爲記。

長。目。此。千。餘。黃。金。白。銀。莊。王。與。某。洲。與。某。人。之。妻。亦。
 狀。坐。而。哭。其。妻。亦。哭。善。師。對。其。命。于。帝。其。言。
 亦。忠。大。曾。商。賈。不。賦。課。人。其。卒。不。賦。其。言。皆。宜。無。不。

鹽橋廣福廟碑記

里。社。三。蔣。侯。之。祠。於。鹽。橋。也。蓋。自。南。宋。昉。也。古。曰。惠。
 濟。橋。宋。時。鹽。船。待。權。橋。畔。亦。曰。鹽。橋。去。橋。不。數。武。為。
 興。德。坊。相。傳。侯。里。居。於。此。侯。諱。崇。仁。里。人。呼。為。蔣。七。
 郎。出。家。資。糶。穀。平。價。以。救。貧。者。弟。崇。義。崇。信。承。兄。志。
 踵。而。行。之。比。其。卒。也。里。人。即。其。家。立。廟。祀。焉。淳。熙。間。
 京。尹。韓。彥。質。將。徙。建。他。所。侯。忽。憑。老。兵。言。願。徙。橋。南。
 遂。跨。橋。立。廟。今。所。稱。祖。廟。者。侯。故。祠。也。別。於。新。廟。後。
 人。因。以。名。其。巷。云。度。宗。咸。淳。三。年。京。尹。潛。說。友。請。於。

朝賜額曰廣福。詔封崇仁爲孚順侯。崇義爲孚惠侯。崇信爲孚佑侯。嗚呼。均是人也。歿而爲神。封侯廟。食意必有瑰意。畸行足以驚世。駭俗。及今跡侯生平。止效常平良法。以米穀濟鄉里。淺見寡聞者。必疑其不副廟祀。望以余考元胡長孺云。宋趙忠惠公尹臨安。計會城見口。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又藉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乃爲平糴倉。二十八廩於鹽橋北。糴湖秀蘇常州米。歲六十萬石。悉以賤價糴焉。竟尹去十三年。民忘凶歲。且夫臨安當南渡時。宗廟百

官之創立。仕宦集於斯。商賈百工聚於斯。禁廂軍校扈蹕移家作奸遊食者。寓於斯。仰給近州。其粟易匱。獨是在官平糴。十三年不爲不久。一布衣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卽或出入不能如在官之多。而被其澤者。非其祖父。卽其子孫。時相告語。今且歷年五百。而諺語猶樂傳之。嗚呼。南渡陵園。誰憐麥飯。而侯之廟食。不知閱幾興廢。猶至今存也。天之報施善人。亦遠矣哉。或曰。秀州有神祠。日昃方往蒞事。或曰。南渡時。世居蔣村人。卽以神姓名村。然祖父子孫。宋尚書省

劄子耆老申呈甚詳先是嘉靖四十年里人周通政
詩爲文勒石康熙十二年廟災越七年庚申廣福廟
落成里人林璐復爲之記

朱氏義田記

置田贍族義也亦孝也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
族然而經始難變通可久使孝子慈孫得長守祖宗
之良法爲尤難自有宋范文正公而後歷今七百歲
江南北間有行之者而其法莫良于吾鄉朱氏朱氏
自考亭文公分支于杭至醒菴先生凡十六世矣先
生議建義田區畫于前癸亥又三十有八年辛丑而
其子錫九勑而成之嗚呼經始之難如此初先生商
于族人曰義田非他專周急也貧有差等則施予有

差等。于是乎生者給婚嫁。死者助喪葬。差等亦如之。其或猝遭患難。援拯有加。推此意以及親。更廣之以卹友。然而賦稅宜先也。出納惟賢也。備荒宜豫也。有力者。推祖宗之意。而增益之。族人曰。苟能是是亦足矣。先生曰。未也。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嗣此宜立義學。風節孝。有善必勸。有過必懲。束脩酒醴。咸取給焉。而終之以嚴經界。惜農佃。何其區畫周詳。要終原始。爲義田計久遠者。若是乎其靡遺也。璐嘗讀錢公輔義田記。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九十口

之。死喪婚嫁。足于千畝而有餘。仕宦家居者。亦沾被焉。若是于孔子爲繼富。繼富則近名。近名則難繼。竊疑文正公策西夏。叅大政。老成謀國。智燭機先。區區家事。豈其見不及此。及聞吳中耆舊相傳。文正公曾孫直方中。更南渡嶺海。召還兵燹之餘。長幼二千。指聚拜墳下。皆若同居近屬。夫南渡去慶曆未百年。九十餘口。繁衍至二千餘。度文正多賢子孫。意必斟酌損益。變通以濟其窮。故久而勿替。惜無有人更記其事。如錢公輔者。不意先生經始貽謀。委曲無憾如此。

錢唐多縉紳大姓。力行善事。自巨至細。雖昆蟲鱗介。咸沾惠澤。至宗族貧乏者。相見若免。已然。夫世之窮困危急。仰面于人。稍勵廉隅。必生愧色。至受贍于族人。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而返之一氣之始。則猶是吾祖。吾宗之賜。范忠宣語人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一升一縑。足以飽煖族人也。肇造之始。蓋有深意焉。璐。今者知之矣。一日之義田。未墜。則百世之本根。永庇。卽百世之孝思。不忘。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先生不近名。不邀譽。師古而不泥于古。推此意也。雖百

世可也。醒菴名佳。梁康熙癸亥。同里林璐記。

廿。四。日。也。野。莽。各。封。築。淵。淵。支。同。里。林。澁。請。

兩浙督府李公戡亂碑記

大司馬大中丞鄴園李公都督兩浙軍事之二
年爲歲甲寅。閩孽變作。公卽日誓師。移鎮三衢。
親提枹鼓。宣力疆場。不二載而

王師渡嶺。永清耆定。公駐鎮。又六年。安內攘外。勞
臣善後。日無寧晷。歲壬戌。始奉

詔班師。旋軍省會。吳越之民。望公東歸。引領思慕。
歲月滋深。前驅至江。滸傾城。編戶扶老攜幼。瞻
望袞衣。會天降甘霖。適公涖止。從泥淖中。歡騰

沸野羅拜馬首。又明年癸亥。

天子名公入領中樞。浙西之民方喜公歸而迫於朝旨。脂車遄發。旌旗鼓吹爲公前導。垂二十餘里。隨地奉觴攀公馬足。公亦揮淚而去。於今又三年矣。十一州父老銜恩戴德。相率醵錢伐石。踵余門告曰。藉

天子神聖。簡畀我公。出吾儕湯火。再安衽席者。已周一紀。迴思今日。士安於庠。農安於畝。商賈安於市。行旅安於塗。沿海遷徙。重安廬舍。伊誰力也。

吾儕履后土而戴皇天。不能忘父兄妻子。其敢忘公之大造乎。請詳記之。以傳未未。某不佞。作而嘆曰。嘗俯仰今古。唐有淮蔡之叛。而裴晉國興。宋有西夏之亂。而韓范出。明有安化寧藩之變。而楊文襄効力於前。王文成繼美於後。天佑人國。扶危定傾。預生碩輔。小醜陸梁。雖勤宵旰。猶賴勞臣。撻伐布昭。聖武如我公者。揆之前代。若合符轍。某芘公宇下。頗悉公治軍狀。當是時。寇氛初熾。以輜重窟江山。遙借伏莽。爲犄角。遡

江而上。訛言風鶴。幾無固志。而賊壘直逼爛柯。九龍諸山。鏖戰無虛日。且夫順逆之勢。至易明也。三孽連臂。虛聲應和。樂為禍始。公以一軍軍常山。一軍軍金華。一軍掠東甌。括蒼諸地。移檄沿海。扼賊之衝。親督重兵。憑城制勝。時帑有餘。餉公先給。數月糧。語親信。偏裨曰。咫尺賊壘。不用命。悉皆予賊。不如餉戰士。故人心競。勸靜如山岳。動若虢。親王統師。以重兵壓境上。星羅碁布。而指揮進退。

必取決於我公。雖崇班特進。時時分軍護其軍。而使。

天子之爪牙。為後勁。扶傷。抹病。養孤。問死。日拊循士。卒。移書狡寇。諭以禍福。豫章有約降者。未發而死。公遣人致祭。情辭愷切。其妻率所部叩轅門。公聞於。

朝。給三品俸。歸老。渡嶺之初。誓不殺降。遠邇抒誠。倒戈恐後。丙辰以前。厚軍糈。以卹部曲。丙辰以後。散家財。鬻田廬。以給降。丁計曹綜。覈軍實。尚。

溢四萬餘緡。歲庚申。綸音渙頒。諸將士咸知。天子明見萬里。燭照勞臣。軍中咸呼萬歲。嗚呼。公自用兵以來。威能行境外。誠能感愚夫愚婦。清能信於文武將吏。而一念孤忠。用以結。

主。知而伸。臣節獨是難。民俘女計。公檄行鄰道者。為牘三千有奇。丁口數萬。異口同聲。嗚呼。活千人者。必封公。豈計及此哉。吳越之民。謂公筮仕。專典刑獄。兩浙之民。命賴以平。允繼而視。齟兩浙之商。竈賴以甦。困再領節。都督十一州軍事。

猝遇閩變。天生西平首。膺重寄。日食一升。月不解甲。大小數十戰。出奇禦寇。兩浙父老。怙冒覆。幃肖像尸祝。公雖始終有功德于浙。然而勲在王室。銘在太常。則又繫天下之安危。而非一方之銜感已也。某不佞。謹述其大者。以壽諸石。是為記。

王。建。... 公。... 出。... 日。... 不。

邵增益封公崇祀記

公諱泰卿字九卿號增益以子貴封奉直大夫為浙之仁和人歲癸亥奉

詔更新方誌修明文獻廣搜博採甄別攸嚴故封公增

益邵先生與焉越明年甲子杭郡紳士奏記督學景州張公曰祭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禮也邵先生名儒碩學坊表人倫垂五十年悉公生平孝於親友於兄教均猶子刑於寡妻敬宗睦族信友恤鄰凡茲行誼燬不勝書公以經學教授生徒脰脯半供同

氣田租屢放凶年當奏記幕府五月農忙宜勅有司
停徵以寬農力畢生主敬閑邪隨地由忠作恕故雅
善堪輿代謀吉穴心存利濟多和良劑葬宗姓之遺
棺掩路岐之暴骨力行善事投老不衰而泮宮廊廡
尚虛侑享非所以勵風俗式後進也張公下教郡邑
再行咨訪衆議僉同具牘上報曰可余因嘆名賢崛
興無論出處要其立名砥行爲一代楷模必非無所
本而然也公之祖弘齋公諱經邦以郎官忤明世廟
直諫杖闕下戍海南四十年與楊慎等八人遇赦不
宥閉戶著書忠節不磨公去弘齋公凡三世麟鳳坊
前聚廬而處居第一椽猶守先人堂構每春秋享祀
必啟櫝出乃祖諫章大聲披讀以示子孫一門孝友
爲西陵大家冠冕公困頓諸生久每見孤寒遭擯棄
代爲泣下公初邀

國恩。賧封比大夫。猶載筆就科試。旣以子貴。竿牘不入
宮府。于旄至者。輒避去曰。吾老諸生也。不敢見。次公
太史遠平兩奉

璽書典文衡。遴拔孤寒。迨盡曰。此吾父訓也。藉以報國。

家無玷官守。嗚呼教孝作忠。延及后昆。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公貽謀實無斁焉。牽連記之。使后之覽者。知禮祀之典。至嚴且重也。微公曷可倖哉。

周母修衢記

天下莫愚于婦人。而邀福為甚。雖然。鬚眉亦且不免。况巾幗乎。越俗男女。遇攬揆。盛陳水陸。留賓暢飲。或呼浮屠氏。梵唱積習。錮之非是。則有愧色。吾里有周母者。閩閩趙氏女也。適周君仲威。稱賢婦。其子珮瑩。從余遊。且曰。是吾母命也。母未嘗識詩書。閨門之內。北京陵東海。值誕辰。戒其夫。若子曰。賓至宜飲。毋戕物命。吾方求生物。亦愛生物。可生而不可死也。聚梵唱。祈大年。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吾方求生。奈何近死。

佛已死而不可生也。吾向見水溢街衢，斷石瓦礫，漫滅不可見。壯者褰裳過，老者方辨高低，濡滯不前。騎者馬蹄落石，鏽負販者舍而之。他塗吾甚憫焉。盍平諸。于是鑿石鳩工，不日而成。林子聞之，嘆曰：人亦有言爲善無近名。今人或爲粥以待餓者，或行藥治病，釋飛走，沾沾有德色。周母平衢，衢往來不知凡幾，履道坦坦，其爲善也孰能名之？嗚呼！惟其無名，福之所。以愈滋也。詩曰：壽考惟祺，以介景福。周母有焉。余故爲之記。

呂園二鶴記

鳳凰於鳥稱王，鶴于鳥稱仙。鶴之品至貴，而嘗處人臺榭間，其寄托亦至高。是故雞羣無鶴，獨于呂氏園則有異。主人忘其爲鶴，如以雞畜之。前四年遊其園，主人觴余，白羽翩幡起松下。余笑曰：將賦主人池邊鶴酒，酣客勳甚。卒不果。又二年遊其園，入門謂主人曰：吾將聆鶴唳。主人曰：一鶴足跛矣。會絲竹雜陳，靡靡之響，夜半避客去。又一年遊其園，與客坐芭蕉下。交柯蔭日，亟起問曰：鶴何在？主人四顧對曰：鶴在。費

歲時堂存稿 卷四 五
下。嗚呼。夫以凌霄之姿。而乃戢翼池邊。跋趾林下。寒宵獨唳。鎮日苦飢。而不免乞食于竈下。養使鶴縱肯。低頭以求入乎雞羣。而雞似不能容鶴也。悲夫。

沈萬七秀公畫像記

辛酉冬仲吾友沈君國元偕其兄驥出始祖萬七秀公像屬爲記予展卷肅觀幅巾深衣姿容瓌異首列宋文憲公濂家傳次方正學先生贊一首嗚呼予不孝歲癸丑火逼庭除祖先畫像悉歸灰燼元正上食儼如望祭孫子從鄰家還見中堂有懸冠裳束帶者輒語阿翁是何神乃服優人服耶予聞之出涕君家箕裘奕葉上遡萬七秀公自洪武及今歷年三百系惟十世猶存畫像以示子孫何其幸也文憲公作傳

載萬七秀公。避兄禍。始移家錢塘之橫山。兄卽萬三秀公。國初以聚寶盆築南京城門者也。卒以財賈禍。編管雲南。七秀公避跡橫山。年七十九。以壽終。文憲述其博學多才。慷慨任俠。而未嘗有聞於當世。此何以稱焉。當高帝之下金陵也。庚子徵文憲至建康。居禮賢館。已而授皇太子及諸王經。爲元史總裁官。洪武九年。方正學先生始以文謁公於翰苑。明年丁巳。文憲請老。還浦陽。方先生受業門下。凡四年。兩公傳贊。雖不載甲子。以予度。公當高帝渡江時。年已涉艾。

矣。至正遺民。潛身韜晦。想文憲身際從龍。黍離麥秀。能無悲感。若知公重公敘述。該詳三致意焉。昔泰輿潘氏族譜。載宋名臣錢若水。韓維。序并呂惠卿。文猶錄而不廢。曰。吾以傳信也。身爲子孫。傳其祖先。而更得忠孝大儒之翰墨。與祖先俱傳。赤刀琬琰。俱在卷中。君家孫子守此。其百世矣。錢塘後學林璐謹拜手爲之記。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璐鹿菴著



記

朱文公同年錄記

嗚呼此南宋紹興十八年戊辰考亭文公登狀元王
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同年錄也錄首載十七年三
月二十四日御筆手詔一通十八年四月三日御試
策一道二月十二日鑾院有勅差知貢舉官邊知白

同知貢舉官周執羔及叅詳官鄭鬲等檢點試卷官
張頡等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
三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
論策三場別試有考試官余堯弼等及檢點試卷官
林機等二月二十三日引試御試有勅差初考官沈
該等覆考官湯思退等詳定編排等官詹大方等又
有初考檢點試卷官吳武陵覆考檢點試卷官孫仲
鼇等共五十五人周詳繁重規制區別如此四月十
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

身同出身凡三百三十人第一甲第一人王佐餘九
人第二甲第一人甘焯餘十八人第三甲第一人索
揚餘三十六人第四甲第一人孟致誠餘一百二十
一人第五甲第一人戴幾先餘一百四十一人特奏
名第一人俞舜凱十八日赴期集所同年進士司糾
彈江賓王鍾離松葛邵掌牋表俞慶約陳豐陸升之
俞光凝莫汲主管題名小錄何騰何欽承劉安世程
千里田興宗葉謙亨柴衛韓彥直張宗元掌儀萬介
徐履典客余彥廣朱登掌計蕭肅掌器潘觀國掌膳

張穎掌酒果王允功監門方顏袁富文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五月五日赴國子監謁先聖先師立題名石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於禮部錄所備載如此嗚呼北宋受命聖君賢相比肩接踵自太平興國八年親策貢士始分三甲永爲定制南渡五甲不知肇自何年當時王呂寇馮包蔡陳畢崛起於前韓范文富司馬歐蘇繼振於後科目得人嗣續三朝一時稱盛蠹賊害稼天生安石以戡中夏彼所

稱強兵富國貽笑千載宋興武功微弱歷世皆然張方平嘗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代州之捷纔一勝夫齊賢固太宗時一榜盡賜及第者也繼此澶淵之役決機於寇準卽徽欽北狩而宗澤東京之捷無人倚角績用弗成文臣有人無慙科目南渡至紹興戊辰二十四年矣張韓劉岳戰功大非昔比秦檜相而殺岳飛放張浚徙趙鼎一時宿將罷兵奉朝請六陵餒而二帝啣悲嗟乎此何時也其手詔日往者字內多故不忘三年之舉今疆圉日靖宜令

有司。蒐取茂才。咸與計偕。其發策曰。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何道而可接軌東漢。視夏康周宣。猶有光焉。嗚呼。驚悸遊魂。有忝而目中原之兵日潰。而以為疆圉日靖。祈請之使。四出而猶望比隆前代。奄奄一小朝廷。借貢士以粉飾太平。使考亭先生當日讀之。必有痛哭啣哀而不能已者。且也南渡百五十年。其為狀元。不知凡幾。光宗紹熙四年。賜陳亮及第。則書理宗寶祐四年。賜文天祥及第。則書其他無聞焉。先生登第。名在五甲。而非及第之比。立朝四十六日。官止秘

閣。修撰而非三十年使相之榮。歷今五百餘年。狀元王佐與三百二十八人。藉先生在錄中。以傳先生直。以其身任千百世之道。統非僅僅以事業文章增光科目者也。按先生年譜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今觀同年錄上書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為戶。宋重戶口賦稅。丁產計戶總輸。有以數世祖為戶。及父兄自為戶。

者○恐○猶○是○手○實○之○遺○否○耶○三○百○二○十○八○人○之○中○天○潢○
玉○牒○登○榜○者○六○人○助○教○登○榜○者○三○人○試○爲○郎○登○榜○者○
十○七○人○奉○議○郎○直○敷○文○閣○韓○彥○直○咸○安○郡○王○世○忠○子○
宣○議○郎○直○敷○文○閣○張○宗○元○左○武○大○夫○子○厚○子○清○河○郡○
王○俊○孫○卽○主○管○題○名○小○錄○者○也○先○生○年○十○九○二○君○俱○
年○十○八○同○時○十○八○者○五○人○十○九○者○三○人○老○者○或○至○五○
十○餘○猶○書○小○字○初○先○生○父○自○婺○源○寓○建○州○遂○入○籍○婺○
闔○二○支○與○季○子○之○裔○分○支○於○杭○者○異○地○同○源○世○廟○時○
其○子○孫○援○孔○氏○南○宗○例○請○卹○祠○學○使○秦○公○建○祠○錦○塢○
山○次○隆○慶○二○年○修○安○遺○像○萬○曆○五○年○臬○使○朱○叅○政○余○
復○建○崇○道○堂○及○前○門○兩○廡○歲○久○傾○圯○其○子○姓○請○於○官○
改○祠○孤○山○之○麓○是○錄○也○寶○此○五○百○五○十○三○年○矣○余○從○
先○生○十○七○葉○孫○錫○九○錫○英○并○其○從○子○采○治○借○觀○謹○拜○
手○而○爲○之○記

元祐黨籍碑記

友人王君志普家藏宋榻黨人碑一本。過客屢屢索觀。王君語余曰：宋時道流，向碑稽首。某幸藏此本，南面而懸之閣中，譬若元祐諸賢相聚一堂，使人瞻仰，拜觀某之幸也。謹按碑文，方幅尋丈，字畫遒逸，筆筆結構，上可比踪大令。次亦不失海岳碑額隸書。元祐黨籍四大字，左蔡京奉勅撰文書官，右列元祐姦黨四字。文臣自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七人，武

臣張巽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未書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一人凡三百八人之外而
無石工名嗚呼當時州縣石刻應流布海內北宋距
今五百餘禩而此紙已爲僅見惜哉劉逵何事多言
而使端禮門御書不復再見於今日哉余伏而歎曰
小人之惡君子也未嘗不以君子爲小人小人之惡
小人也亦以小人爲小人蠛君子爲小人雖黥君子
之面而不能涅惡小人而使之廁於君子共名之爲
小人其蠛君子也愈甚李清臣發策首倡紹述以愚

哲宗而章惇再相曾布諂附章惇代爲建白旣交惡
而復力排紹聖黃履許垂簾者也安燾始阿蔡確繼
附章惇者也葉祖洽以迎合擢上第者也楊畏首叛
大防曾肇屢諫曾布哀然並列自相矛盾吾不知當
時小人何愚至此各附一死安石再愚生道君并欲
愚天下後世而卒不能揜其君子小人之實夫龍德
殿御書京自記三百九人而此少一焉其低徊增損
又不知何人得免斯籍宰臣章惇續書碑尾想其設
心似同公惡人亦有言寬韓富歐范以示公入章惇

會布等以私怨三百八人之中。至若武臣內臣。無論已。元祐諸賢數十公而外。何幸附之以傳。碑可滅。名終不滅者。京之力也。吾恐後之人。覽此碑者。槩以李清臣等爲賢。而誌其大略如此。

卓氏傳經堂記

水西卓君亮菴葺傳經堂於大河之湄。海內擅文章者。皆有言以述其盛。余衰老不知經學。亮菴謬以屬余。竊嘗聞之。經者常也。正也。古之聖人吐辭爲經。包涵萬有。自居處言動禮樂刑政。以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胥在焉。是故有經。斯有緯。而方幅齊。有經。如有準。而權衡立。經之時義大矣哉。乃兩漢諸儒傳之。而私爲一家言。或世其官。或別其氏。至有宋諸儒。訓詁大備。自天子達於庶人。經筵鄉塾。俱知經。

學然則經宜比戶可傳而傳者絕少無他士無家學而受經於人遂有弔詭之徒沽名釣黨於是舍家學而學焉吾祖吾父之傳忘之久矣嗚呼六經忠孝所從出也有明壬午卓之先戶部侍郎忠貞公敬抗節死滅嗣覆宗掉頭不顧毅鬼忠竟於今猶烈夫以文皇帝之威其始也亦能假周公成王之說以愚士類曰此朕家事管仲魏徵爲諸君思之熟矣公甘與方黃齊鐵同日死不願與蹇夏諸楊同日生君臣大義經也非權也公亦籌之熟矣何圖水西嗣續血斧猶

存傳至七葉而始復姓於神宗之世哉甚矣經之傳正所以傳忠孝也卓氏自入齋公倡明經學子左車繼之孫珂月又繼之三世傳經一堂俎豆較左車公勗侍郎公祠雲初相繼愾乎有孝思焉且夫通經之難也不通經不可以斷獄漢儒篤信公羊戾背聖人幾於君可逐父可拒放可廢而經安在不通經不可以作史正閏僭亂私論易淆以廬陵涑水之賢而遺韓通寇諸葛而經安在不通經不可以議禮定陶濮國興獻三者各不相蒙比而同之與諉而去之者欲

各行其是而經安在能通經必能傳經果其講習討論自有淵源安有舍吾祖吾父謂他人師者乎微周公亦曰文王我師也侍郎遠矣臯夔稷契比于龍逢胥是物也知此可以知卓氏之傳經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卓氏堂構具在於茲

二程先生祠堂記

浙蓋祠文公考亭云粵稽當日文公受學于延平李侗侗之師羅從彥又從龜山楊先生遊而龜山則程門高弟也因委遡源濂溪得二程而其道始大二程得朱子而其學益傳後世學者並稱之曰程朱雖無軒輊蓋實有後先也國家取士非程朱不錄而二程先生又爲有宋諸儒之冠天下之士俎豆兩先生已八百有餘歲而浙無耑祠甚非所以廣教化尊師淑也于是先生後裔始闢地紫陽山麓鳩工庀材不日

而成。浙人士嘆曰：道學正傳其在斯乎。竊按兩先生當有宋中葉時。父珣攝南安通守。與叅軍周茂叔相友善。始命二子從茂叔遊。講道東南。盡得濂溪師授。後明道先生登制科。主鄆縣簿。有惠政。再調主上元簿。神宗皇帝聞其名。召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得召對言時政得失。宰相王安石方行新法。惡之。出爲節度判官。會修三經義。上語安石程顥宜執政。安石不答。元祐元年。伊川先生以布衣召對說書崇政殿。復召其兄爲宗正寺丞。以疾卒。而正叔方盡心。

講讀。知無不言。冬至。百官表賀。公言神考喪未除。宜改賀爲慰。及除喪。又奏罷開樂置宴。上是之。欲用爲諫官。不果。越五年。欲與館職。又不果。改除秘閣西監。言者目爲黨。編管涪州。渡涪。舟幾覆。而安坐自如。建中靖國。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言者誣以因姦黨。得官。毀其所著書。遂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杜門。以老。嗚呼。兩先生立朝大節。自筮仕卽受知人主。不容于宰相。猜忌於同官。媿侮於縉紳。擠逐於族子。朋友一日不能安於朝。獨以其身續孔孟之正傳遞。

相祖述。至考亭。得以私淑而窺其奧。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益大彰于天下。後世今者。俎豆惟新。其不佞敬述其大端。以壽諸石。

漢關壯繆侯祖墓碑記

生爲忠孝。歿爲明神。其理同也。然神與人異。人有所爲。神莫能禦。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至於神。雖靈爽在天。舉生平所欲爲。而未能再起。而補之。江流石陣。嶺上南枝。聊以寓其精誠。不泯之意。斯已矣。漢關壯繆侯死忠。祠廟徧天下。莫敢指爲淫祀。侯生於蒲。祖父世系不可考。然墳墓之在條麓者。歲有祀。康熙戊午。昌平士人于昌。讀書於解州塔廟。塔廟者。里人傳爲侯故居也。昌晝寢。夢侯呼授易碑二字。寤而起。

見殿西方濬井。得巨磚有文。磚已碎。昌亟合而讀之。卽侯父奉祀厥考主。中紀死生甲子。并兩世字諱。因往循求墓道。悉合。昌白於州守王君朱旦。怒然曰。且丁酉。宿涿州逆旅。夢侯揖迎。酌以巨觥。曰。煩椽筆。敘生平。迄今二十有二年。始符前夢。乃自爲碑。樹侯祖墓傍。分守使者張大本銘焉。謹按王君所記。侯祖諱審。字問之。號曰石磐。漢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五甲。絕意進取。以春秋訓子。數十年。至桓帝永壽三年。丁酉卒。壽六十八。侯父諱毅。字

道遠。廬墓終喪歸。已爲桓帝延熹二歲。明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產侯於故里。侯長。讀父遺書不輟。博通淹貫。娶婦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次年詣郡陳時事。不報。仗義擊殺豪右呂熊等七人。吏捕侯急。婦抱平

匿母家。以免。其大略如此。余獨怪王君旣爲碑。而磚刻全文不錄。且并生卒年

歲亦失之。其爲里人所誌無疑也。嗚呼。忠孝大節也。侯世讀左氏春秋。討賊之義。先武侯而伸。而卒以身

歲時廣雅卷五
死國歷千五百年。惓惓焉悼祖父墳墓之失傳。不憚夢中告語。以求白於世。孝思不忘。鬼神尚然。然後知鬼神之有求於人。甚於人之有求於鬼神也。俗傳誕辰。并以考正。辛酉元正十日。鹽沐記之。

象記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闌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黔中人。昔爲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于汝。象俯首貼足。如許諾狀。象卽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亡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

遲數日。翩然來候。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赴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并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乃見之于象。聞其言。退而爲之記。

周通政闡牘記

吾鄉周先生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首題君子有九思篇。卽今儒生奉爲高曾者也。其孫官法。出三牘示余。且曰。先銀臺官禮垣時。藏已牘。以歸寶。此凡四世矣。時僅糊名。而不易書。三卷完好。卷背彌封。硃題第一名。拆號墨書第一名。籍貫與今時異。皆舉子親書。七草每義三四行。不甚了了。七真筆。筆精楷。姿致秀勁。莊嚴中似迅筆。疾書故知前草聊充數耳。評點一硃色。一藍色。硃筆恣傲如老儒。閱童子文。藍甚整。

歲寒堂存稿 卷五 五
余聞先生冠賢書時年纔二十一。諸儒生候榜發奔走棘闈門。先生方從鄰人觀劇漏五下。先生登場歌。范少伯尋春詞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先生若弗聞也者。歌竟作伶人下場狀。少年跌宕其雅量已如此。最後新鄭柄國欲自樹擬先生撫豫不應。又擬先生撫三秦以疾辭。新鄭恚出先生爲陪京通政。吏部陳公惟直持牘爭曰。博大如周太常豈可置之散地耶。先生初第時已忘得失矣。相君詎知人耶。乙丑先生校禮闈取蕭廩等三十人。復從余同麓房拔歸太

僕有光置上第歸執弟子禮。是時蕭廩年六十餘。京師嘲先生好老先生欣然自若。不數年蕭填撫吳越。先生逝矣。將舉殯宮蕭故善堪輿。親登山相地。更製白衣冠會葬。嗚呼。知己啣恩豈易得哉。獨太僕仕不達。文名噪甚。梓集行世。其弁言署曰。門人周詩嗣君移書誚責歸子子祐。惶恐謝曰。是汝南周某失書地。犯長者諱耳。然皇甫子循有悼亡友周詩云。托體虞山隈。是吳門。又有一周詩同時。二周詩寧不知先生耶。因閱先生元墨而爲之記。

崇道堂六經記

歲已未。西陵朱子錫旂梓監本六經成。稽首告備於
乃祖文公而遽卒。越三年。其子采治。再拜請曰。昔虞
山毛氏子晉藏書稽古。子晉歿。其季子辰得元板五
經。命工五采裝潢。元旦陳子晉畫像前。以展孝思。豫
章魏禧爲之記。采讀之涕零。毛子追父生平。陳書以
獻。記曰。思其所嗜。毛子有焉。余小子受遺經。審音辨
字。皆先子所釐定。深懼弗克負荷。敢乞一言。以垂未
未。嗚呼。高宗南渡。篤生紫陽。表章六經。以垂萬世。當

時宵小側目指爲僞學。卽後此崇儒如理宗死者。榮
褒生者。斥逐朝無正人。漸至喪亡。有元代興。菲薄儒
者。仁宗皇慶始以朱子章句。詔行科舉。旋復罷之。一
綫之緒。幸賴許衡之仕元。而後趙復。蕭黜。黃澤。吳澄。
金履祥諸賢。先後嗣續。沿至有明。而宋文憲方正學。
修明繼起。六經藉以不墜。今天下首崇六經。屏邪說。
通經取士。一準程朱蔡胡陳氏之舊。經筵學校。一道
同風。何其盛也。每春秋兩闈。題必同文。訛點畫者。輒
先報罷。歲庚戌。慨然訂正六經。辨訛決疑。教其子弟。

凡十年而書成。四方學者奉爲指南。朱君奉揚祖烈。
以公海內。較汲古主人。摩娑舊物。珍一家之私藏者。
爲有間矣。朱君四歲喪父。鞠於王父。十八喪母。母之
存也。日冀子讀書。而祖顧欲孫廢書。朱君日出而作。
勉効計然。以安其祖。日入而息。讀父遺書。以慰其母。
架上牙籤。不輟討論。蔚爲名儒。以守家學。六經字義。
其一班也。吾聞先聖庚戌生。紫陽亦庚戌生。斯文誕
降。迨不偶然。乃光宗紹熙元年庚戌。紫陽齒六十一。
矣。刻六經於漳州。各著爲說。繫於經後。以曉學者。康

虞美堂存稿 卷五
熙庚戌上。遡紹熙五百餘歲而十七葉孫錫旂亦刻六經於錢唐。祖孫相感。後先叶應如此。今也薄海內外咸遵此書。君母視爲私藏也。顏曰崇道堂。亦曰爾祖文公所憑依。并母忘爾父之勤勞。昭世守焉。是爲記。

雞冠花記

草木之微。各以其時爭榮於苑圃。草木其有知耶。無知耶。客偶持雞冠花數本。告予曰。是蓋得之雒陽者。有紺色。絳色。金色。淺紅色。青玉色。綠色。蜜色。最下紫色。盍植諸俄。而花齊吐。萼萼不甚異。稍辨爲某某色。又久之。而萼與色大異。紺者化爲紫。纍纍數十萼。如獨孤夫人出獵隊。隊著錦繡。止一本。絳三本。一如火毬。貫細葢如纓絡。一如緋衣女子。聯袂搖曳。而共棲碧桐下。一如錦雞。孤立而下。携二三雛。金一本。如杏。

子單衫而腰獨細如金針細裹頤而長又一本外作
斧形排當如黃鉞內微淡節如白旄以百計淺紅者
如偃月形而肥青玉者雙萼如邢尹並峙參差高下
小女附之綠者如風吹墮髻各一本蜜二本斜者細
細鏤佛頭雲而無旁枝莊者並肩立層霄下瞰侍兒
如攀崖欲上紫最鮮妍不勝數變態與絳同俗所賞
者一本大者尊而藏于中繚繞以百數名曰百鳥朝
王嗚呼賤而能貴暫而能久變而能新花如雞冠其
尚能樹立如此夫

葆光樓記

葆光樓者何修來顏君燕息處也譬諸物玉藏於山
珠藏於水劍藏於土光熊熊不可掩葆者何欲其藏
也吾嘗觀諸日月矣日光於晝而夜則藏焉月光於
夜而晝則藏焉萬物仰其光以爲用而不知其藏蒙
莊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其以是耶君子之
立身也處則光留岩壑出則光被朝野損其有餘益
其不足古之大臣如張良曹參金日磾諸葛亮李泌
韓琦若而人是也而他與焉古之名將如王翦趙

充國郭子儀曹彬若而人。是也。而他。不與焉。古之儒者。如林逋邵雍程顥程頤周敦頤楊時朱熹若而人。是也。而他。不與焉。越人之刺繡也。營方丈之室。扃固而穿一隙之光。驟入其中。如漆室。須秉燭行。刺繡者凝坐。澄神歛光於目。繡爲仙佛美女。空其體似飛白。而絲絲入扣。觀者驚歎。非離婁之明。不及此。何則。有所藏。則有所用。一技之微。可以類物。先生曰。葆光之義大矣哉。吾常登茲樓。思之於子之言。益信。

陸梯霞像記

白鳳先生。命謝仙臞彬。繪駱莊圖。置身桑田竹墅間。仙臞下筆有神。野服科頭。神情散朗。兩輔莞爾。栩栩若啓口欲言。友人林璐展卷嘆曰。先生忠孝德門。負海內人望。四方耆舊。道出錢唐。必問訊先生。停車握手。各吐所欲言。別有鬚眉。供人圖畫。僕今者窺先生。甚欲暱跡此間。如奉太夫人時。使人呼漁父。呼山樵。呼灌園老叟。竟不知爲何許人。方可惜也。其多此。一圖也。河渚溪灣。煙波無際。縱使問渡。迷津倘按圖物。

色仙臞老人決非故寫明妃者比先生卽欲避人不可得已乃爲贊曰秦亭之西河水涓涓中有幽人抱膝丘園藏蕉夢鹿何用多言人間甲子休問桃源

緯板官記

遡嚴陵而上水趨下水中石子五色爍人目晴漫衍數百里疑女媧補煉時墮水舟行山忽踞水中央如怒猊渴驥又如五丁斧鑿餘山罅溜舟波平里許輒聞如雷吼灘聲激浪其間舂者田者假水爲工而不勞人力舟下者如鳧飛舟上者僱役挽舟而人假水以賃食其賃食也嘗近千人舵師呼之曰緯板官初至酒一盞肉二臠勞之過此糜飲三乾飯一或以鹽沃箸苦菜蒸食之甘如飴山與水曲舵師呼曰左則

左之曰右則右之綠蓑烟雨上下如猿猴余笑曰卿何官耶握手板日夜行勞矣而又不得肥於爾家可若何緯板官曰家近山田瘠以薪易粟薪竟歲歲而得食藉此輸縣官餘錢得以贍其孥舵師進曰彼利吾舟貧者至百金裝者至千金者亦至貴壯賤老壯不能挽舟則惰民矣卽欲婚斬與女嗚呼舟行數百里官於舟者几千人官不浮於舟舟不浮于官數官來又數官去無壅塞無驚恐播遷水之逆也正安此一方民握手板者其知之否耶

郁滄浪藏硯記

郁君滄浪藏硯大小數十枚暇時出陳几案焚香烹茗次第把玩嘗親至漳河掘地得銅雀瓦一枚質細而不發墨以此知人世盡噉虛名耳余造君書室借觀所藏童子捧錦囊玳瑁沉香匣及髹漆鏤金方圓裹襪被進前郁君喜溢鬚眉曰此皆吾友也甲乙高下衡鑿不爽林子嘆曰有是哉君之癖也夫聚石交于一室切磋琢磨與之相砥礪友能益君君不能益友君動而友靜君勞而友逸其質端其行潔鋒稜峻

整毋相奪倫。作廣平之鐵面。而可賦梅花露。美人之
感膚。而可寫枯木。自蠅頭。釵脚。擘窠漏痕。及方溜龍
蛇。助君尚友。古人而無德色。勺水。醜面。歲久而不渝。
真良友也。郁君瞿然曰。子之言美矣。善矣。僕自今伊
始。欲與吾友噬膚爲銘。毋忘久。要是爲記。

王右軍真蹟記

右友人朱君約菴家藏右軍感懷帖凡三十二字。朱
君疑贗。本遍爲搜討。按此本爲唐文皇內府秘藏。是
時御史蕭翼計賺蘭亭物。聚於所好人間。斷簡殘編。
未必不進。獻以媚天子。書法藏骨於肉。禿毫敗穎。正
以不甚求工。使後人無從摹倣。漢武僞飾邢夫人。將
數十人來前。尹夫人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
主。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而前。尹夫人曰。此真是也。
俯首而泣。麤服亂頭。皆好於此。益信。卷內有文皇手

勅。稽黃門趙松雪跋。觀者嘆爲絕倫超羣。及觀右軍書真如六宮粉黛。時代壓之不能高古於此。又信會稽一右族藏右軍支肉帖十八字。其家析箸准田宅一千八百緡。而朱君所藏倍之。令人生妒。幸守之弗失。以貽後人。癸亥花朝鹿菴林璐記。

兩浙省城河道通塞圖記

康熙癸亥初夏。錢唐布衣裘君炳泓繪杭郡水利圖。旣成。請記於余。裘君之言曰。杭首郡爲浙省會。大海障其東。錢江蔽其南。聖湖翼其西。郭內煙火數十萬家。而分衢跨橋。利濟斯民。實賴聖湖之水。滌洞貫注。分支導流。潤神臯而稱沃野。炳泓不佞。嘗搜討舊聞。及故老所傳說。自幼至今。目曾親覩者。河流通塞。不啻霄壤。今考水之發源。由西湖湧金門外。三義橋入城。城內軍將橋。義烏橋。折而東南。爲白蓮橋。直流至

西新橋爲藩司之左。復折而西。自三橋址。歷兩橋。折而南。歷五橋。至西南。府治宣化橋。俗曰懊來橋。西接碧蓮館。至清波門。流復溝。爲府治之右。從白蓮橋北。流進滿營。由處水方橋。歷五橋。折而西北。流又歷五橋。至上監橋。出滿營。爲臬司之右。於是。由下監橋北。稍折而東。歷七橋。至洗馬橋。出武林水門。歷三橋。至清河閘而止。此水北出之勢也。由洗馬橋折而東。向爲小新橋。南流。歷十八橋。至通江橋。爲撫治之右。再歷四橋。出正陽水門。歷十二橋。至上龍山閘而止。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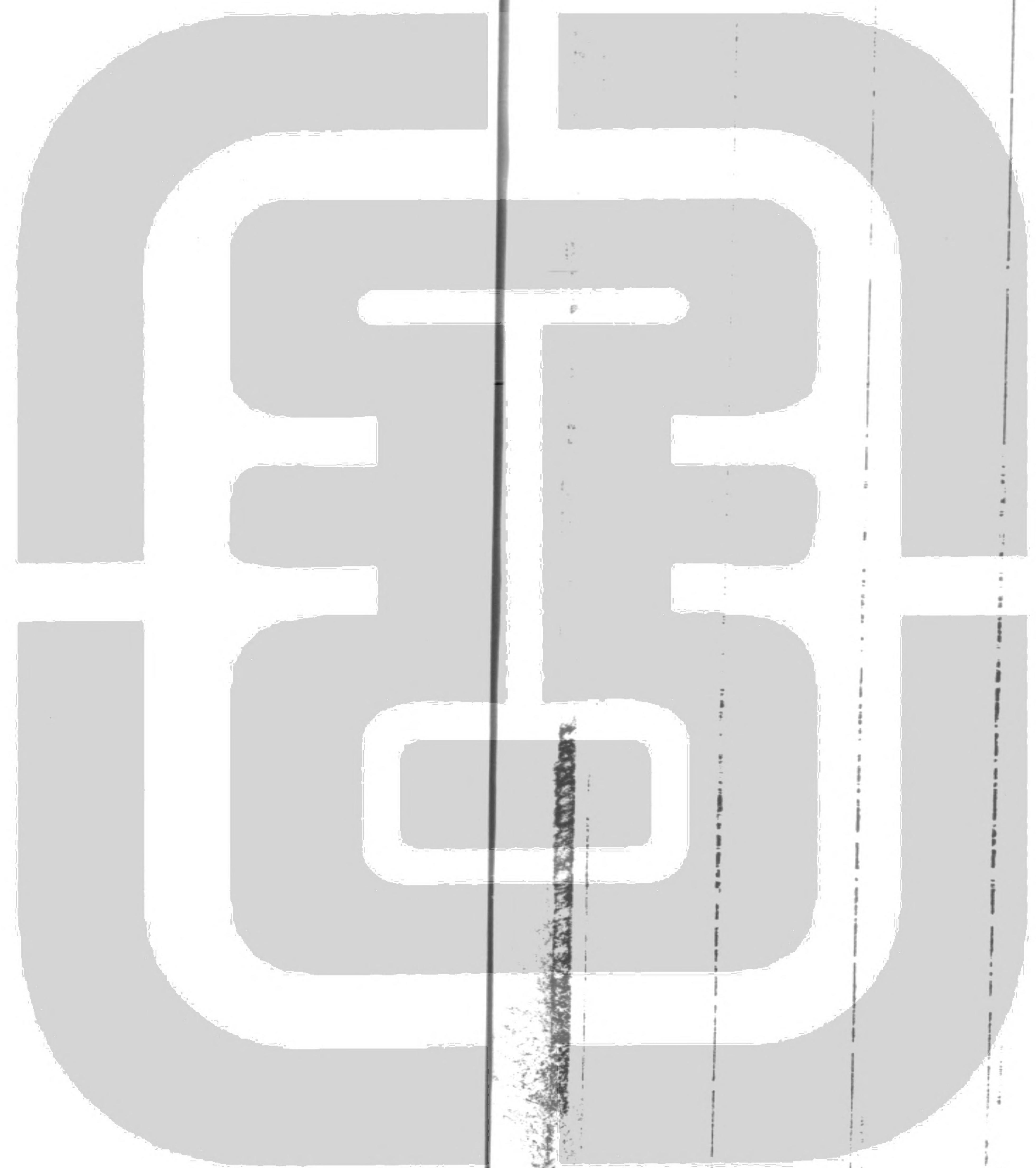
是。又由通江橋南。折而東。歷四橋。出候潮水門。此水東南分出之勢也。正陽門外南。則由利濟橋。歷南駕會橋。至下龍山閘。東北。則由普濟橋。與候潮門外之水合流。至永昌壩。自東而南。則四板關之水。遠至上宜橋。又北而東。南。則蔡湖橋之水。直至觀音塘。西流。至太平水門。入城。至新壩。落水於橫河橋。止。外蔡湖橋。直北。至西會安壩。落水。此中河也。水勢有三。一則進艮山水門。南至城內。斷河頭。一則又趨西。由得勝壩。至石灰壩。一則由東。新關而東。至臨平。長安。海寧。

而止。此水之出而復入折而分注外邑之勢也。請得言其淤者向也。流復溝之水從清波門隙入迎湧金門水相濟相通。今自三橋址至清波門盡塞約至二里出滿營井字樓至衆安橋大街塞約半里北教場橋至廻龍橋出觀橋塞約二里觀橋之側清遠橋上南直至中宮橋塞約五里賽西湖至貢院東橋由西北至梅家橋塞約二里。請得言其淺者湧金發源至三橋址出滿洲城至洗馬橋約十里烈帝廟橋至清遠橋約三里武林水門曲折至正陽門約十二里向

之塞者亦由淺始塞者愈高則淺者亦漸塞城郭之有水道猶人身之有血脉也血脉不通則疾病生水道不通會城多火災生聚不常未必不由此。夫湧金發源水高城內五六尺故建兩閘以蓄之清河一閘洩湧金之流者也。由菜市河量度發源之水已高一丈四尺勢如建瓴今也盡去湧金重閘以進水增清河閘板以留水靈雨驟至故府治多水清河坊多水織造府街多水滿營多水臬司東西街多水貢院多水此河道阻塞之原委也。在昔形家者言湧金之水

入城出武林水門。滙於豬圈壩。與候潮門外之水。注於會安壩。鎖會城之勢。爲一合。城內流復溝。至三橋址。爲一合。衆安橋。至望仙橋。穿宮。爲一合。觀橋。至臙脂橋。爲一合。平安橋。梅家橋。梅東高橋。臙脂橋。倉橋。五橋環峙。如梅花。爲一合。正陽門外。至普濟橋。爲一合。合者。猶人情之相盼也。今室不相通。形雖合。而情相隔。於卦爲睽。睽遇蹇。必解。歷年既久。意者。其在今日乎。林子颯然而笑曰。君以布衣。提一藥囊。餬口。恐不給。不憚循行。咨訪。歷十餘年。而圖成。陳情當事。凡

百有餘牘。自貴至賤。未有不非而笑之者。而君終不能已。嗚呼。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自古舉大衆。興大役。必有一代偉人。卓識而濟之。以斷慮遠而審之也。確不撓物議。不恃苟安。則其事乃成。紹興三江。開餘杭南湖壩。功在東南。利在百世。豈伊異人乎。鳩工用財。運泥委積。君必有策。以善其後。僕謹述君之言。使覽者披圖以觀。記復按記以考。圖知君之空言。終有濟也。是爲記。



壽